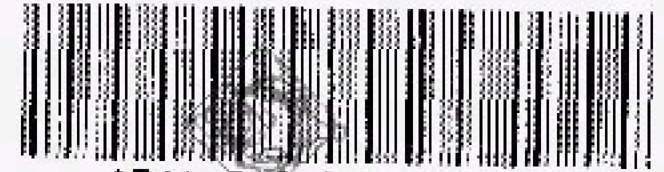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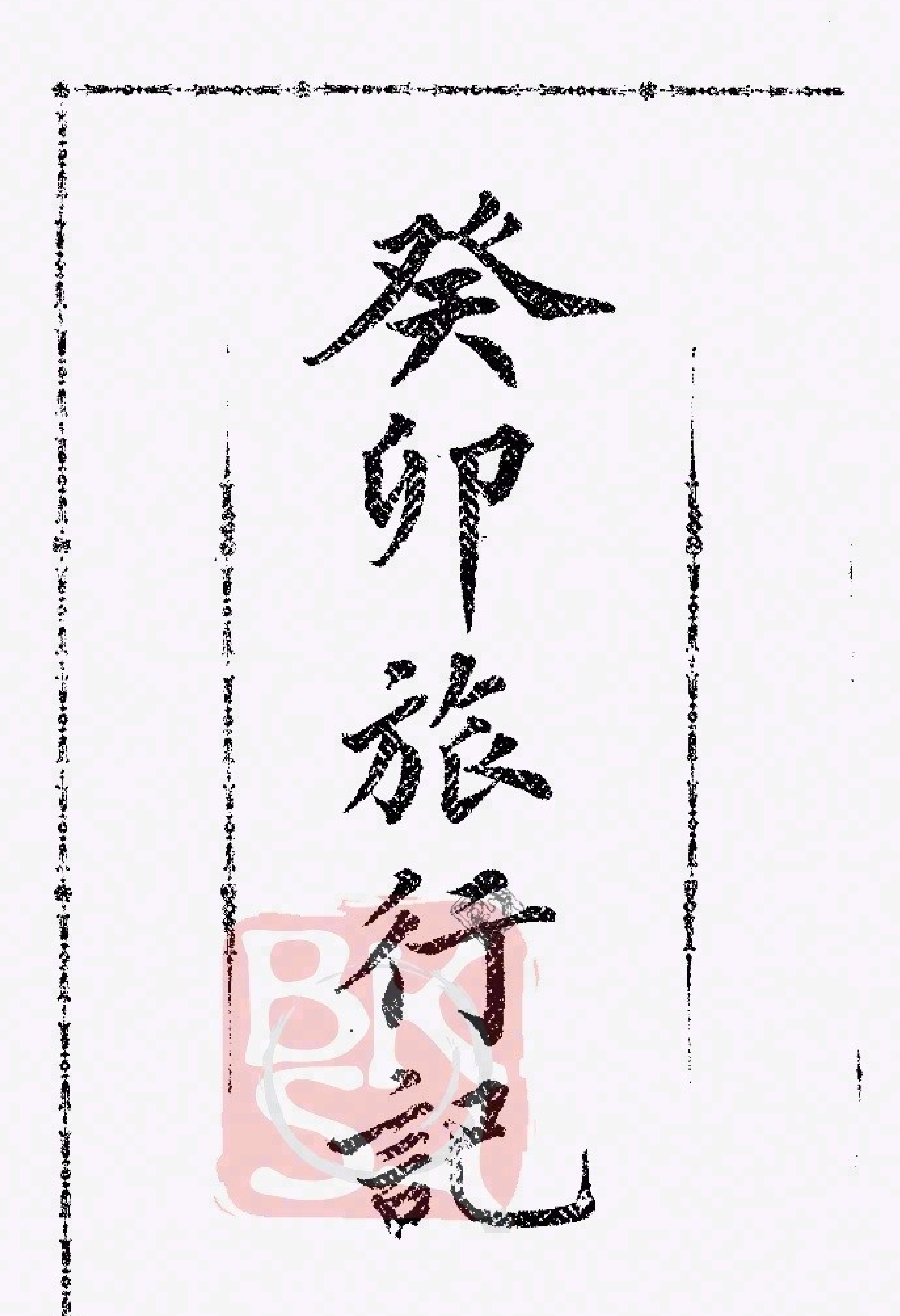
癸卯旅行記


BKS


A541 212 0009 91988



癸卯旅行記

世界長鐵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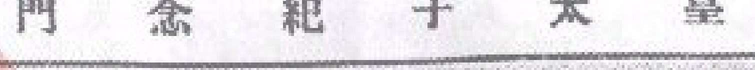
世界長鐵道圖


北氷洋
葉尼賽省
葉尼賽河
伊尔庫次克省
薩拜喀省
阿穆尔省
拜喀尔湖
興安嶺山脈
松花江
烏蘇里河
伊尔庫
恰克圖
赤塔
満州
海拉尔
齊々哈尔
哈尔賓
吉林
奉天
大石橋
營口
大連
旅順
北京
庫倫
海參崴
朝鮮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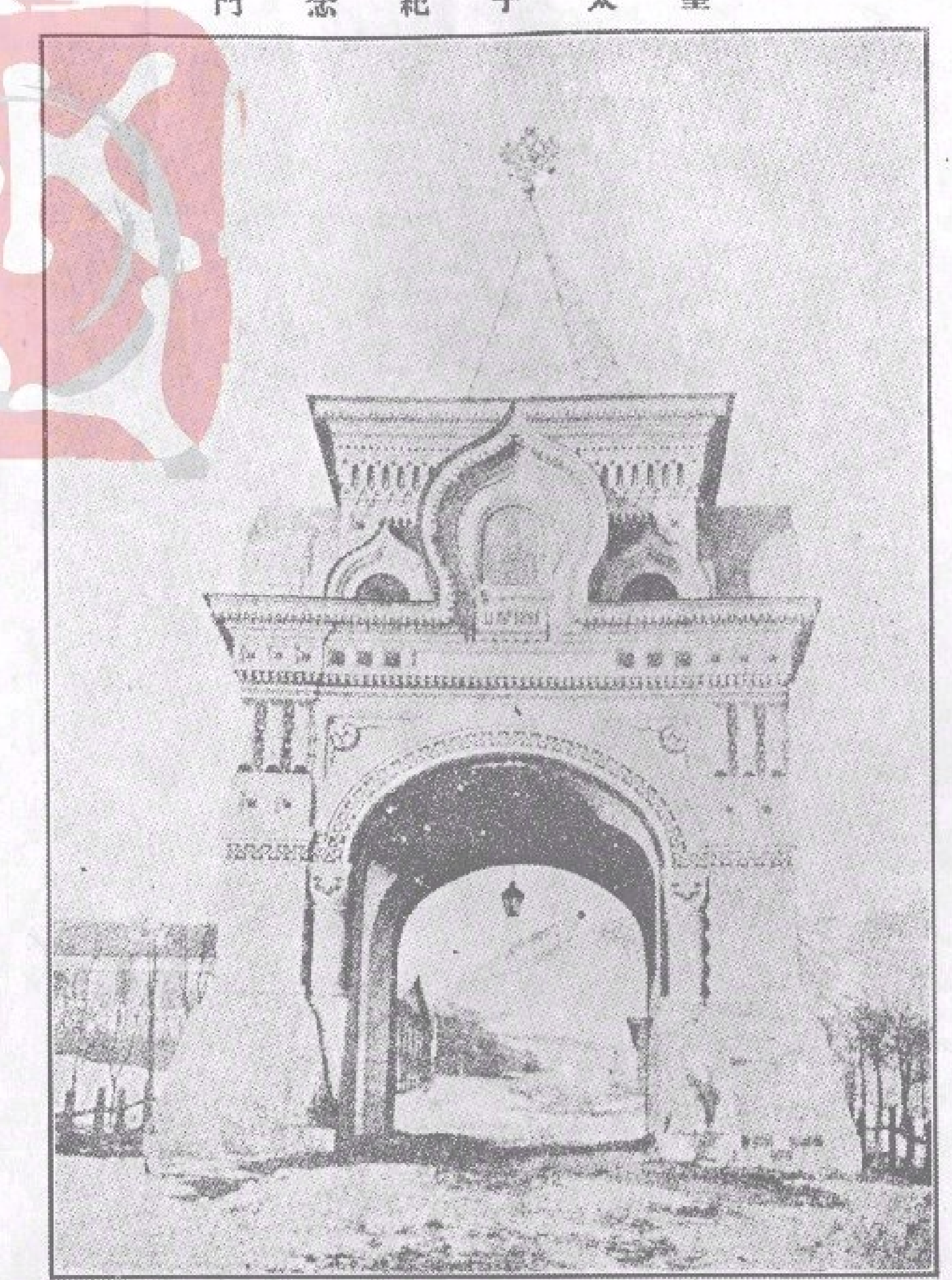
軍務知事梯乞枯夫西伯利地方視察之圖

（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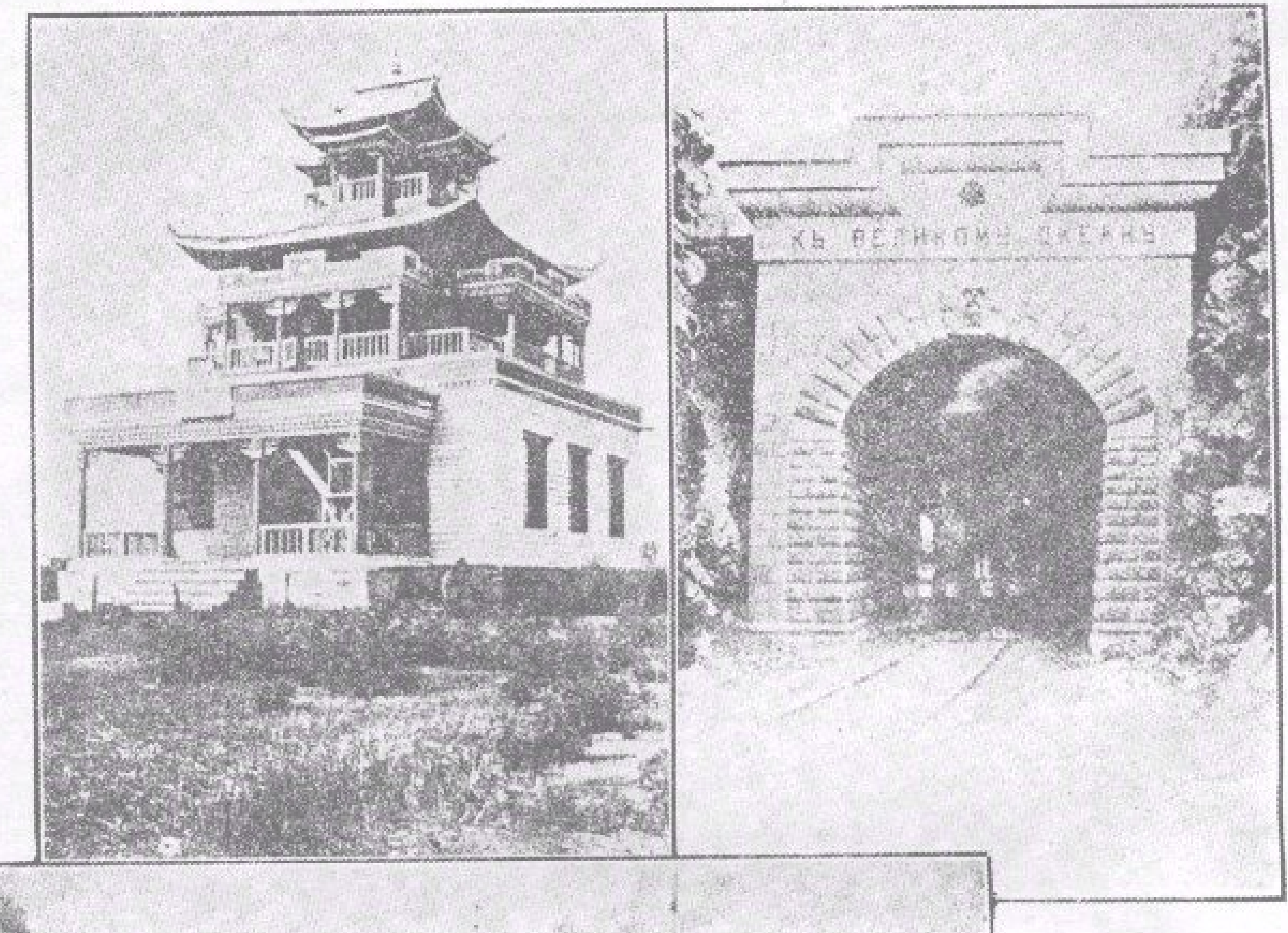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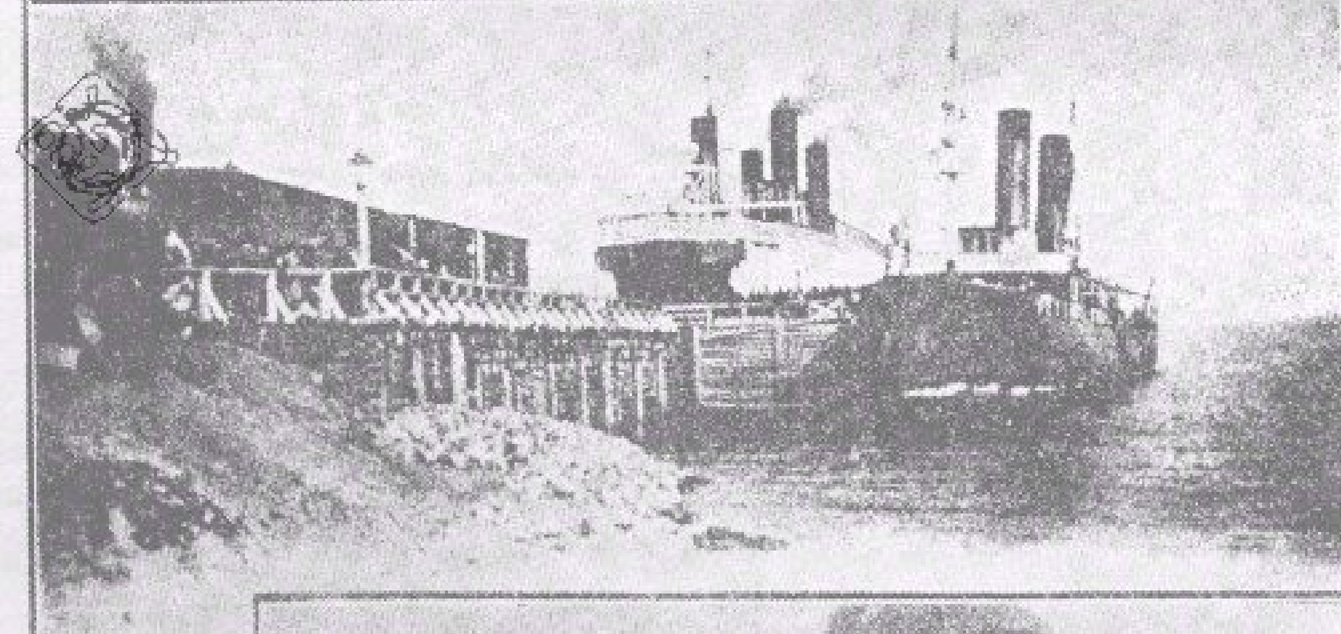


皇太子紀念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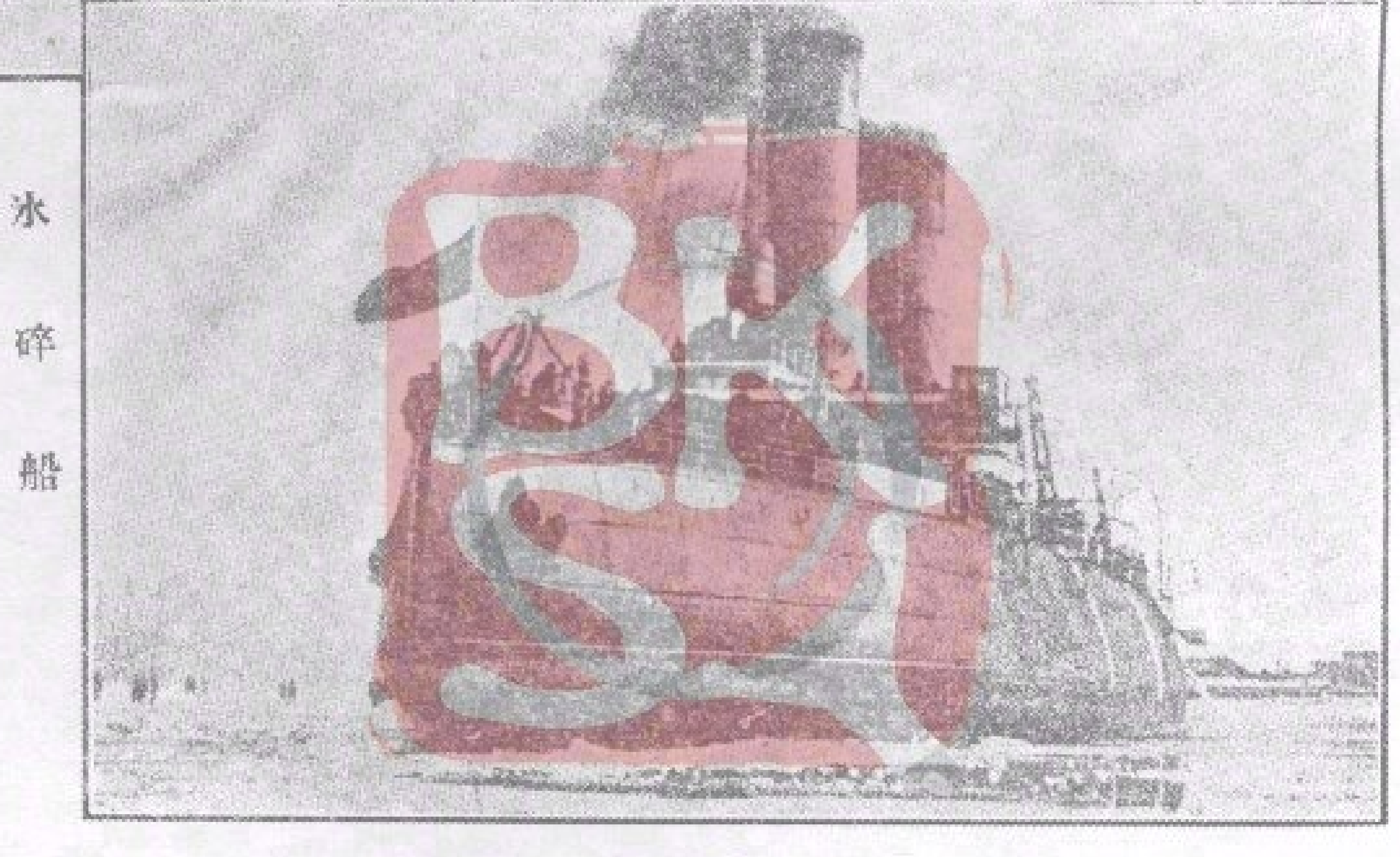


寧古塔之中俄折衷建築　　　　興安嶺之大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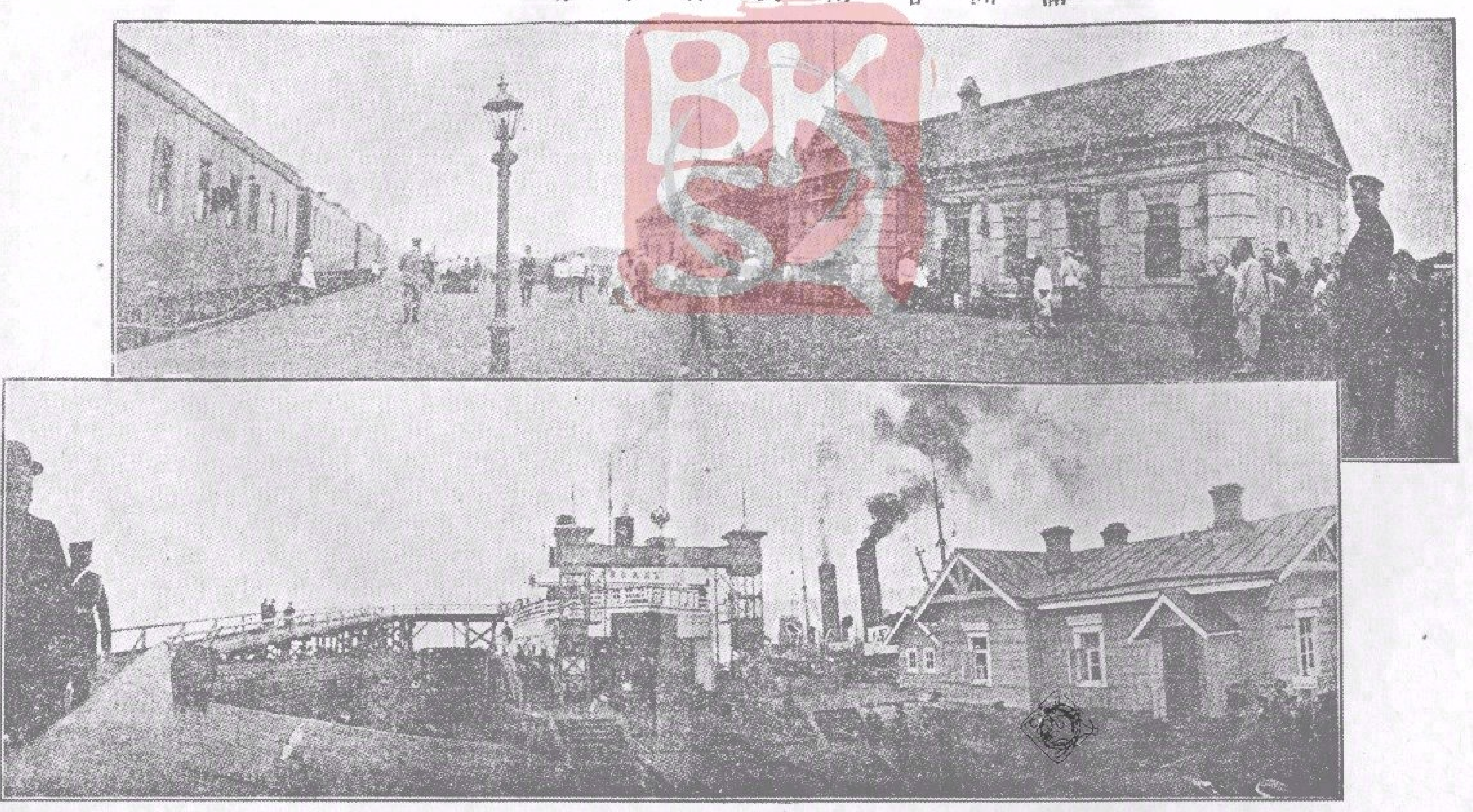


貝加爾湖上汽車運搬船



冰碎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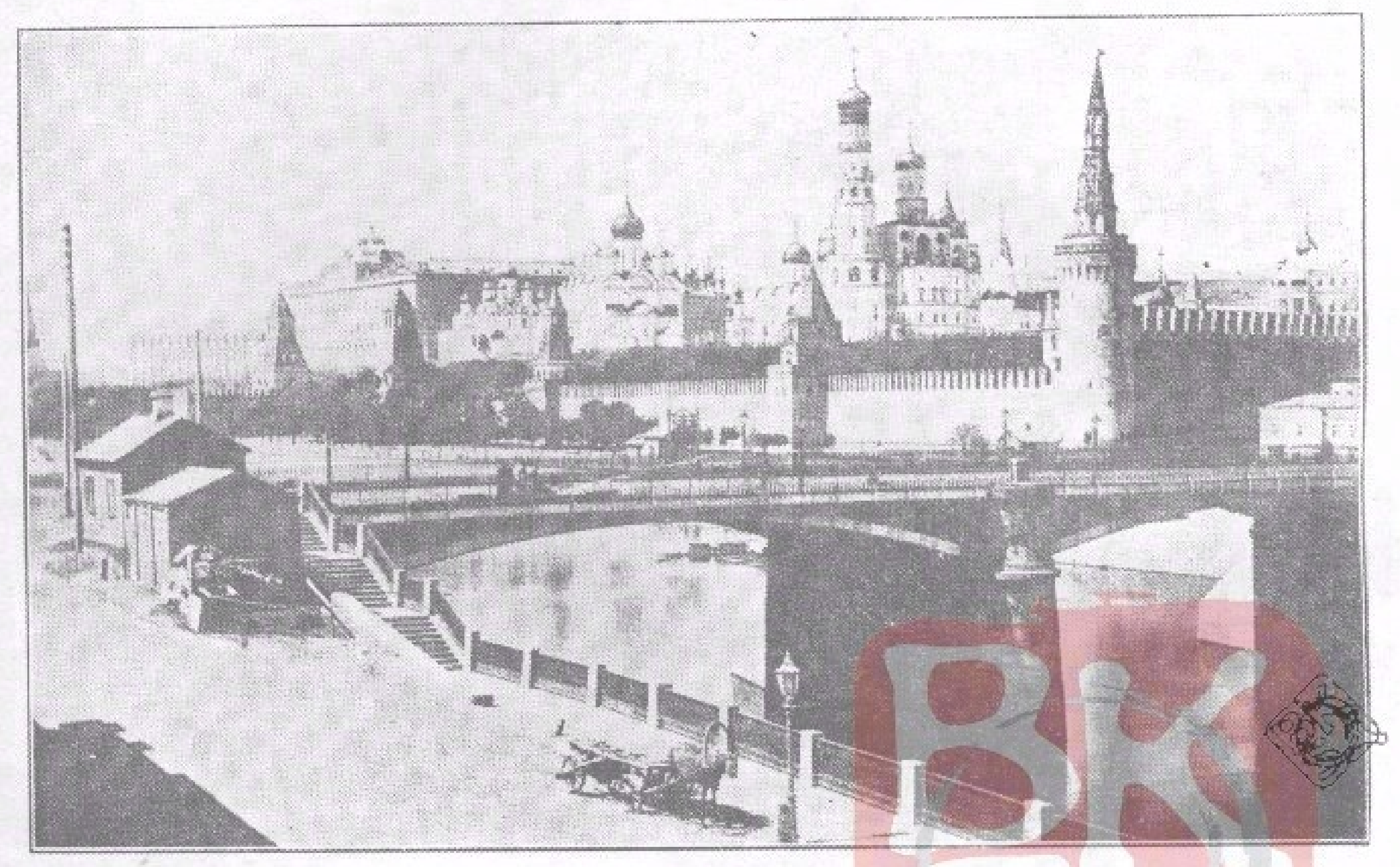
滿洲哈爾賓停車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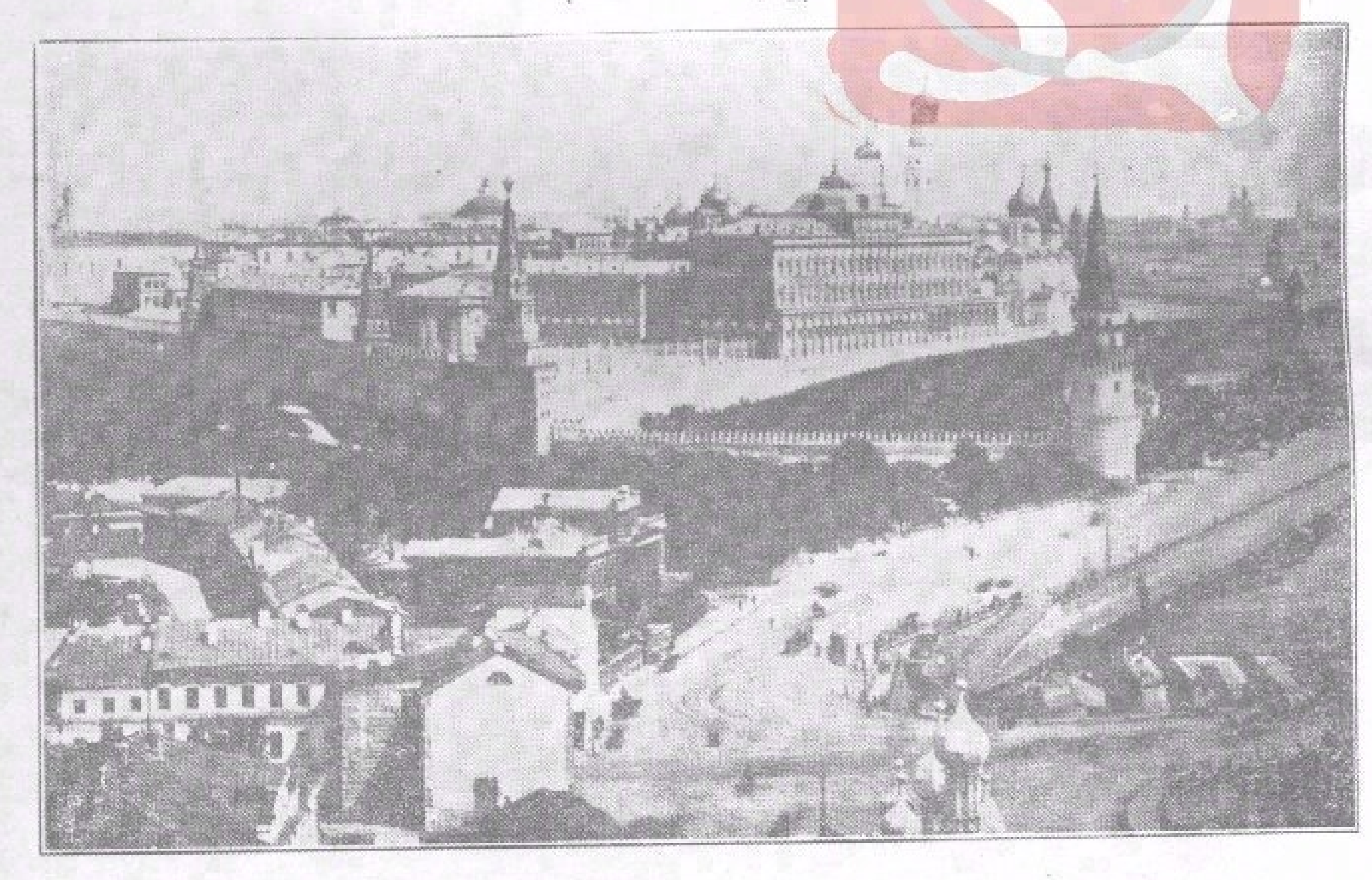
貝加爾湖之埠頭

莫斯科風景

（其一）



（其二）



癸卯旅行記目

卷上

發自日本東京。觀大坂之博覽會。歸中國。再道經日本朝鮮兩國。而至俄之海參崴。

卷中

發自海參崴。暫駐哈爾賓。再循鐵道幹路。而至國境之滿洲里。

卷下

發自滿洲里。渡貝加爾湖。經西伯利之長鐵道。越烏拉嶺。駐莫斯科。而至俄都森堡。

右日記三卷。爲予妻單士釐所撰。以三萬數千言。記二萬數千里之行程。得中國婦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學漸萌。女



智漸開。必有樂於讀此者。故稍爲損益句讀。以公於世。錢恂誌。





癸卯旅行記卷上

回憶歲在己亥。（光緒二十五年）外子駐日本。予挈兩子繼往。是爲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間。無歲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復既頻。寄居又久。視東國如鄉井。今癸卯。外子將蹈西伯利之長鐵道。而爲歐俄之游。予喜相偕。十餘年來。予日有所記。未嘗間斷。顧瑣細無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記。歷日八十。行路逾二萬。履國凡四。頗可以廣聞見。錄付並木。名曰癸卯旅行記。我同胞婦女。或亦覽此而起遠征之羨乎。跂予望之。浙江錢單士釐誌於俄都森堡。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陽三月十五）黎明。發自日本東京寓廬。是行也。留兩子一婦一女壻三外孫於東京。遠別能無黯然。然兩子一婦一壻。分隸四校留學。漸漸進步。外子自經歷英法德俄而後。知道德

教育精神教育科學教育。均無如日本之切實可法者。毅然命稚弱留學此邦。正是諸稚弱幸福。何惜別之有。且予得一覽歐洲情狀。以與日本相比較。亦一樂事。時大坂正開第五回內國博覽會。尤喜一觀。遂命長子婦侍往大坂觀會。俾於工藝上教育上。增多少知識。午前七時餘。汽車發新橋驛。家人之外。同國人日本人送行者數十。汽笛一聲。春雨溟濛。遂就長途。新橋神戶間所謂東海道者。予已三度經過。均晚發曉達。未得領略風景。此次雖雨意模糊。究比昔中明亮。自山北驛至御殿場驛。穿過隧道不少。急湍峻嶺。翠柏蒼松。彷彿廿餘年前游括蒼道上。過琵琶湖。南入西京近鄉。夾道田疇。正事耕作。現一番農家樂境。午后九時半抵大坂。寓環龍旅館。自新橋至大坂。凡日本三百五十六里半。(日本一里當中國六里)

十八日(陽三月十六)觀博覽會。外子承日本外務省招待為赴會之賓。有

優待劵。予相偕而往。外子云。雖不如昔年法國巴黎之盛。而局面已不小。況既云內國博覽會。自不能與萬國博覽會相比擬。而其喚起國民爭競之心。則一也。會場地凡十萬餘坪。其中萬二千餘坪。爲建築之館舍。會中凡分十館。彙記如左。

曰工藝館。爲此會主中之主。棟宇連亙。品物充牣。較他館爲盛。無一非本國人工所成。此會每五年一回。以與其前次之會相較。驗工作進步之程度。故精製固所共珍。即粗製亦在所不棄。更助以圖畫模型解說書等。務使覽者了然於其發達狀況。用意全在工商。館中執役人。尙女少於男。竊度第六回之會。必女多於男矣。華人向譯此種會曰賽珍曰賽奇。皆與會意相刺謬。

曰教育館。日本之所以立於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躋於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即所以能設此第五回之博覽會。亦以有教育故。館

中陳列文部省及各公立私立學校之種種教育用品。與各種新學術需用器械。於醫學一門尤夥。更列種種比較品。俾覽者得考見其卅年來進步程度。年來外子於教育界極有心得。故指示加詳。始信國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於教。所謂德育智育體育者盡之矣。教之道。貴基之於十歲內外之數年中所謂小學校者。尤貴養之於小學校後五年中所謂中學校者。不過尙精深。不過勞腦力。而於人生需用科學。又無門不備。日本誠善教哉。中國向以古學教人。近悟其不切用。而翻然改圖。官私學堂。大率必有英文或東文一門之功課。試思本國文尙未教授。何能遽授外國文。無論其不成也。即成。亦安用此無數之通外國文者爲哉。要之教育之意。乃是爲本國培育國民。並非爲政府儲備人材。故男女並重。且孩

童無不先本母教。故論教育根本。女尤倍重於男。中國近今亦論教育矣。但多從人材一邊著想。而尙未注重國民。故談女子教育者猶少。即男子教育。亦不過令多材多藝。大之備政府指使。小之爲自謀生計。可歎。況無國民。安得有人材。無國民。且不成一社會。中國前途。晨雞未唱。觀彼教育館。不勝感慨。

曰農業館。凡植物及畜牧皆隸焉。即如米之一種。每匣僅裝合許。凡數千百匣。並刊其爲何地所產。與何種肥料所培。實約開始甫一日。此千百匣爲一人盡購而得（會例凡買會中物品留候會散始取去）可見彼中人留心實業。

曰林業館。開此業各國均以爲巨額之收入。日本亦仿各國例。分帝室產（即御料林）國有產民有產三種。國有產最多。民有產次之。帝室產獨少。有比較圖懸示。或不知帝有與國有之迥別。故特揭

之

曰水產館陳列魚鮮海苔等類。魚本日本所獨富。漁又日本所擅長。觀其漁法漁具。隨時隨地隨魚而異。分示極細。聞嚮波漁具。爲歐美所艷稱。惜無會以表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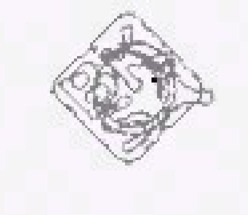
曰機械館。此館所陳。亦日本所自造。而其式其用。皆學自西方者。

曰通運館。汽車汽船電綫等屬焉。亦取法西國。而無一西國品。

曰美術館。繪繡雕刻搏塑之屬。而繪繡尤多。各館賣約品不少。而此館賣濟者獨不多。豈價值較昂歟。抑風俗尚朴歟。有一繡虎。躍草石間。初無彩色。不過白黑青三種。隨染濃淡而已。然陳其所繡之綫。多至一百六十餘種。知繪影繪聲之絕技。不外分析淺深。淺深煥托而光出。光出而影聲均現矣。東京工業學校。昔曾一觀。其染織一科。先從光化着手。故彩色奪目。而在繡尤難。

曰台灣館。凡台灣物產工作皆列焉。觀其六七年來工作。與夫十年前之工作相較。其進步之速。令人驚訝不已。昔何拙。今何巧。夫亦事在人爲耳。草席樟腦蔗糖海鹽。尤今勝於昔。且新發明之有用物品。多爲十年前人所不及知者。再越二三十年。必爲日本之一大富源。

曰參考館。日本此會。雖爲內國工藝而設。而其意未嘗不欲爲他年萬國博覽會之基礎。乃設此參考館爲陳列外國物品之所。然在西方工商程度已高之國。罕願送物品於幼稚之日本。故所列西品。不過日商之販自西方。與西商之販售於橫濱者而已。中國則由日本領事向政府及各督撫敦勸。故勉出物品。以應此請。湖北居首。四川隨之。各有一小區。列物數十種。雖人工物與天然物並陳。然意在勸工商。不在競珍奇。已與會旨相合。



山東物兩江物遲至。無地可陳。欲預會必先向彼政府定地若干湖北以預定故有地他省則否尚未啓篋福建物列於臺灣館之隅。大起學生之感情。現正談判中。此次各省派遣候補道一二人。各總其省事。且別有多數之游覽官。北京政府。更派勛貴預會。他日諸巨公歸國。不知有何報告。能闡明會意否。

曰畜收場。備牛馬等家畜之欄。然畜物尚未進會。

曰體育會。爲研究各種體操及自轉車等事。

曰植物場。蒔花果及園庭栽樹之模範。標明種植之法。何等培養。得何種結果。其理淺易。頗便民用。習見之品爲多。珍卉不槪見。

各館中所有各肆各會。其裝飾點綴。千百無一同者。各因其所列物品以生情趣。如列金工物者。其裝飾多金類。列繡物者。其裝飾即繡屏彩幛。若林業館各門。多用木材嵌合。農業館各門。多

狀蔬籬瓜蔓作一種村樸景象。有糖品室。即列丈餘巨蔗十數。以當門埵。此其餘事。亦頗足見即物即景之趣。外子云。彼一切度置配合。悉符西法。可徵其辦事之不苟。其他休憩所游戲所等。凡以便客娛客者數十處。并有醫療所。蓋日聚一二萬人於一地。安必無猝遭傷病者乎。有一飲食所。名牛乳模範店者。其待客食品。則牛肉雞肉羊肉外無他肴。羊為日本所最珍牛乳麥酒外無他飲料。而選材烹飪。與器皿几椅。無不精潔。一客至。則以牛乳一瓶肴三品進。糖及乳脂佐焉。價僅三十五錢。其解說書所載。欲以廉價精美之品。示國人以衛生之法。一飲食之微。用意周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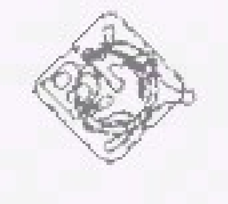
別院曰赤十字會所列品皆治療所用。如刀圭護傷衣布等類。無物不潔。益求潔。便益求便。此會尤重在軍用。故急治法與搬運

傷病人法。更爲注意。當明治十年時。入會者僅三十餘人。今年已增至十七萬五千餘人。此爲萬國會。故救護傷病。無分彼我。兩軍相對。雖敵人亦一體救護。外子云。昔在俄國克雷木地方。觀俄英法戰爭遺跡。尚存俄后親手治療傷病用品。如藥瓶藥布等。蓋各國君后。無非此會中人。日本皇后。亦此會領袖。甲午之役。親駐廣島。治療病兵。此會多婦女。緣女子心細而慈祥。故於治療尤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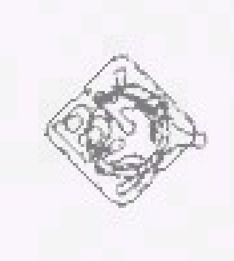
十九日陽三月十七 仍游博覽會。

二十日陽三月十八 外子所得之優待券。本可游東京名古屋西京之六七離宮。在東京時。以治行怱怱。未及游。道經名古屋。又未克中途下車。今日特乘汽車往西京一游。入西京。仰見皆翳翠之山。隨處有清潔之流。街衢廣潔。民風樸質。遠勝東京。下汽車乘電車。抵離宮名御

所者門前。步入苑。松柏梅棚。夾道臨池。寂靜嚴肅。彷彿誦唐人早朝詩。徘徊廣苑。正不知應從何門入。遇一書生詢何往。告以欲入離宮。彼特為詢問確實。導至一門。外子出名刺與優待券示守官。守官導入室。出簿請書姓名。日本用西例。得挈妻子游。故予及子婦均隨入。守宮導游十餘所之宮殿。盡廣潔古雅。想見唐宋遺型。外子言。此與西國宮殿。華朴天淵。西國宮殿。一石之嵌。一牖之雕。動以千萬金相誇。陳列品無非珠鑽珍奇。予益知日本崇拜歐美。專務實用。不尚焜燿。入東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圖籍為多。工藝為多。不如上海所謂洋行者之盡時計指輪以及玩具也。故從上海往游日本者。大率歎其貧弱。正坐不知日本用意耳。濠井屏橋。多半名人繪畫中國古聖賢像及事蹟。令人起景慕心。元旦受賀殿。泉石花木。點綴廣庭。風景最佳。憑欄駐望。心神怡曠。游畢辭出。前導引之書生候於門。堅邀



游其學校。是日校中休假。引觀一切頗詳。且特試化學數種以觀。出游金閣寺。本名鹿苑寺。西京名所也。山水池石樓榭花木。無一不古風華式。寺僧以古法烹茶進。日本人好此。今女教中尚留此一種古派。昔在愛住女學校校長小具貞子家曾飲之。彼道烹法飲法甚詳。讀唐宋筆記吟詠之言煎茶者。略或似之。出寺已晚。不及游二條離宮及本願寺。遂汽車返大坂。車上購新聞紙。讀俄帝於其先帝解放農僕之記念日。重頒新諭。允各派信教得自由。允地方自治制度益擴張。又救助被強制之勞動農民。報語稱頌弗置。予等將有俄行。聞俄事彌留意。俄於地方自治。頗非其政府所願。徒以鄰逼文明。非稍作門面語。何以自儕於列強。故以先所謂自治者。仍有名無實。此次重頒新諭。若官廳果願奉行。豈非千百年俄國一大革新乎。然遠徵近驗。知其必不能也。



廿一日（陽三月十九）上海孫君實甫。商於大坂有年矣。明時局。無中國官氣。與外子友。是日偕其夫人邀予等同乘汽車。游堺之水族館。堺距大坂不遠。館亦附屬於博覽會中。水族百數十種。多畜於壁嵌。便人諦觀。嵌法穴壁儲水。上覆玻璃以引光。內嵌玻璃以引人目。玻璃內流水汩汩。沙石荇草。各就其所畜水族之本性。以爲配置。俾游泳其中者。一如舊所習慣。以遂其生趣。巨大水族。別畜以水池水槽。各標其名與產地。適有小學校教師。率幼生二三十來游。師指壁上所懸圖及字示諸生。諸生欣然領悟。蓋正與讀本相印證。予見所未見。目不暇給。外子云。巴黎水族館品類。尚不能如此之多。孫君伉儷。飲予等於堺之層樓。堺瀕海。水族繁美。晚歸大坂。

廿二日（陽三月二十）大雨竟日。予等冒雨游博覽會。是日游人少。予等得從容細觀。飯於會中。晚歸寓所。中國婦女。本罕出門。更無論冒大雨

步行於稠人廣衆之場。予因告子婦曰。今日之行。專爲拓開知識起見。雖躑躅雨中。不爲越禮。況爾侍舅姑而行乎。但歸東京後。當恪守校規。無輕出。予謂論婦德。究以中國爲勝。所恨無學耳。東國人能守婦德。又益以學。是可貴。夙聞爾君舅言論。知西方婦女。固不乏德操。但踰閑者究多。在酬酢場中。談論風采。琴畫歌舞。亦何嘗不表出優美。然表面優美。而內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論者。事事詆東而譽西。於婦道亦然。爾愼勿爲其所惑可也。

廿三日（陽三月廿一）今日爲橫濱之日本郵船過神戶向上海之期。予與外子應由大坂向神戶。附舟內渡爲上海之行。先令子婦乘汽車歸東京。弱女子千里獨行。雖在外國。亦頗懸心。幸同車有女子。且已先期屬東京校中女幹事時任竹子君。按時刻在新橋停車場相迓。必無慮。遂分道而馳。予等至神戶。九時登西京丸。此舟予已再度乘矣。

有松方幸次郎君。爲松方正義伯之子。（伯曾任總理大臣及大藏大臣）久游歐美。商於神戶。（川崎造船所）與外子爲談敎育談船艦之舊交。遇於西京丸。聞外子將游俄。頗驚訝。蓋日本重視外子。以爲與時局有絕大關係。今捨日本而北游。不能無疑。豈知外子年來。自悔閱見太多。知識太早。頗用靜觀主義。爲娛老私計。無論在何國。均不願爲有關係之人乎。十時舟行。此一段海程。左右皆山。濃樹扶疏。耕漁錯落。爲風景絕佳處。入夜漁火隱現如繁星。尤稱絕景。西人過此。每坐甲板上眺望不忍去。予八度經此。亦觀覽不厭。

廿四日（陽三月廿二）午前四時抵下之關。泊舟受煤。此爲日本己國船往來受煤之最良港。昨年予乘汽車到此。曾一訪乙未媾和之所謂春帆樓者。今時局更變矣。午后三時。受煤畢。開行。

廿五日（陽三月廿三）午前二時。夢中聞大聲發於船底。全舟爲搖。知必有

損。而行駛不略停。外子起觀。山近波平。諒無大害。五時半下椗長崎港口。知船底觸岩受損。水入貨艙。同舟俄人四五。華人十餘。均倉皇喚渡登陸。外子不爲動。予亦安坐餐室。九時勉曳入船塢。乃出險。塢名立神。在長崎市之對岸。瀉塢中水至午后四時方畢。石級層坡。高三十餘尺。工程頗巨。長崎本衝要港口。時有外國船入港求修繕。故有塢凡三。予等仍在船靜候。船處乾塢中無他苦。惟水源不便。故浴室WC室皆閉。爲最困事。幸女僕殷勤。予無所苦。斧斤之聲。錚錚於船底。入夜篝火工作。初船長尚擬修畢駛行。迨入塢。知損處不小。事務長來告曰。當易舟渡海。已電神戶召船來。惟須後日晡所召船方來耳。予等決計在船守候。蓋予及外子外無他客矣。上海李蘭舟君。本外子昔年森堡舊友。今任海參崴之商務委員。時正假歸。道出長崎。聞外子以舟損暫留。遣人來迓。外子遂往談。留宿岸上。





廿六日（陽三月廿四）外子偕李君蘭舟共談。外子又偕李君登岸。予獨坐餐室。時登甲板。任舟岸上。別有一種景象。作東京諸女友書。告以別後事。船雖損。人無恙。又電復寶甫夫人之慰問。

廿七日（陽三月廿五）偕外子渡港。步長崎街市。見所謂中國街者。雜亂不足觀。蓋有局面之華商。均不在此街耳。飯於福島館。訂下月重游長崎。就寓彼館之約。午后回船。船長美國人。六十餘老翁。能日本語。來談再四。道歉仄。自言任船長三十年。無過失。今出此變。悔恨無喻。其敦實可敬。六時。神戶召來之船到崎。明晨換乘駛行。

廿八日（陽三月廿六）午前十時。換乘薩摩丸。船長送至塢外渡舟。殷勤若不忍別者。何情誼之深耶。船上執事如事務長以下至男女僕。皆換乘。午后五時行。此爲丁酉冬小叔幼樗東渡之船。今六年矣。幼樗東渡。乃外子依託彼陸軍少將神尾光臣而行。（時神尾任大佐）蓋留學日本之

學。爲外子所創議。而以幼楞爲先導。外子每自負。謂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輸入中國。而奚過三四十年曾文正國藩之創游美學生議。沈文肅葆楨之創游英法學生議。而開中國二千年未開之風氣。爲有功於四萬萬社會。誠非虛語。彼游歐美之學生。豈必乏材。徒以程度相去太遠。莫由將歐美文明。運輸我國。而必借道於日本者。階級不同也。予謂幼楞雖病未卒業。而論輸入文明之功。其嚆矢不在外子而在幼楞。外子亦掀髯謂然。

廿九日（陽三月廿七）船小。頗欹側不適。予堅臥室中。外子本定西京丸廿七日到上海。留二日。於三十日仍乘西京丸返長崎。以與小倉丸相銜接而向海參崴。今既延誤。須改易行期矣。長崎海參崴間。日本郵船每二週一回云。

三十日（陽三月廿八）大雨溟濛。此船長初航中國。未諳吳淞口外水綫。又

雨濛不辨前途。故頻頻停輪。午后三時始抵岸。幼穉候於棧橋。望見喜甚。并知予弟伯寬表弟許可莊。亦候予於上海。冒雨登岸。頗感困難。寓晉升棧。此次本作長行計。故衾褥洗面具等。均已無須自備。今船期既誤。不得不多留上海數日。而中國棧中。不備此等供客之具。乃從同鄉胡仲巽家借用數品。又自購數品。一履本國。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三月一日（陽三月廿九）雨沈沈不止。聞此雨已四旬不晴矣。命轎訪親友數家。予非好乘轎也。奈街衢有不通馬車人力車者。又行人無公德心。不可以步行。安得不轎。憶去歲旅居租界。曾訪城內務本女學堂主人之吳懷疚夫人及日本女教師河原操子氏。馬車驪城外。步半里至學堂。道穢人雜。幾不可耐。夫上海城逼近租界。且又歷五十年之久。竟無一毫改新意。殊不可解。

二日（陽三月三十）遷福興棧。雖較晉升略潔。然煩雜仍無異。本國旅館。殆無一可居者。弟輩聚談。亦殊歡樂。

三日（陽三月三十一）旅客初歸。俗事紛集。外子久厭俗事。而船期未屆。議定偕予率諸弟。駕舟泛僻鄉。作淸閒數日之談。以避滬瀆之囂。予及諸弟均欣然。

四日（陽四月一日）晨起。同棧湖北四學生謁外子。乃自強學堂之俄文生。新奉官派。赴俄留學者也。此學堂俄文科。本外子所議創。四生又外子在學堂時來入學。有舊誼。極願隨外子同作俄行。外子雖不欲再聞鄂事。去歲已堅堅辭絕。然四生初離鄉井。即滬上已不免生疏。何況異國。其情懇切。不得已姑令四生自行電詢湖北。請進止。告以月之廿二日方伊勢丸自長崎向海參崴。必於月之十四日由上海行。乃合宜。諸生願諾。予聞此。知湖北當局。必以此諉託外子。昨日所議

避囂之學。必不成。外子既不能不在上海爲諸生代勞。予決計乘此二三日之間暇。往硤石鎭省母堂。午后三時。偕伯寬等附小汽船行。

五日（陽四月二日）午后二時抵硤石。家庭絮談至夜分。

六日（陽四月三日）竟日談。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東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國婦女。向以步行爲艱。予幸不病此。當在東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鎌倉。游建長寺則攀樹陟巖。賞金澤牡丹則繞行湖墺。恆二三十里。然在中國。則勢有所不能。此硤石爲幼年生長地。今已老。鄉黨間尚不以予爲非。故特以步行風同里婦女。

七日（陽四月四日）家庭間談。繼慈叔母弟妹等。均以士釐明日返滬。將爲二萬里遠游。不勝離別之感。

八日（陽四月五日）伯寬之友顧金二君。欲見予談日本女學事。論鄉曲舊見。婦女非至戚不相見。予固老矣。且恆與外國客相見。今本國青年。

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談女學。豈可不竭誠相告。乃偕伯寬接見。爲談女學之宜從女德始。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見一事不知之謂。略舉日本女學校教法告之。中國女學雖已滅絕。而女德尚流傳於人人性質中。苟善於教育。開誘其智。以完全其德。當爲地球無二之女教國。由女教以衍及子孫。即爲地球無二之强國可也。外子每謂中國人類尚不至遽絕者。徒以人人得母教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然五六歲時。必尚天良未泯。何也。母教故也。迨出就外傳。而漸即澆漓。至應考試得科第登仕版。而日就於不可問。何也。離母遠也。細思誠然。午后一時。附汽船向上海。可莊送予行。

九日（陽四月六日）午前四時抵上海。知外子已允携鄂生四人同行。發出各處信件。行將遠別。言事言情。均不能少。

十日（陽四月七日）訪本國女友及東國女友數人。



十一日（陽四月八日）外子爲湖北四生滙款。分析公私。劃算數目。事極瑣碎。中國無錢幣之政。所用或不一之生銀塊。或不一之外國銀貨。或不一之本國銀元。此次湖此交到之款爲鹽庫平銀。鹽庫平者。湖北鹽道衙門所用銀塊之輕重名也。全國所謂平者以百數。而以庫平爲最重。日庫平。表其重於他平。日鹽庫平。又表其輕於庫平。究値幾何。任市儈之判斷而已。各生所携零碎私款。半爲湖北自造之銀元。此銀元又非上海所通用。種種岐異。一經換算。層層折蝕。更欲備日本幣俄幣兩種爲旅用。宜其煩矣。幸四人均情誼相關。視前數次帶學生二三十人行。外子一人獨任其勞。其難易逈殊矣。

十二日（陽四月九日）外子無十分時之暇。深以爲苦。

十三日（陽四月十日）李君蘭舟家招飲。其太夫人率兩女一外孫女接待。席間談衞生事。因諄誡纏足。群以爲然。蘭舟又極言中國女敎女容。

必宜改良。蓋借予之稍知女學。欲以勸勵其姊妹也。十年之前。歲在癸巳。外子從俄歸。篋中有鐵路圖表。知爲蘭舟所撰。又聞其由西伯利陸路歸國。時未有鐵路。萬里長途。三馬敝車。冰雪奔馳。較繆君祐孫之僅至伊爾庫次克者過之。蓋中國一人而已。當時外子由海程歸。先蘭舟半年。合肥李相詢俄才於外子。外子以蘭舟對。時蘭舟尚在途中也。李相屬外子函電探蘭舟。亟令赴天津。於是蘭舟之名。遂登於朝云。蘭舟於乙未歲又條陳總署。言俄人志在接路中國地上。凡六道。西三道利多害少。東三道利少害多。其東三道。一爲由斯特列田斯克經齊齊哈爾而至營口。一爲由赤塔經齊齊哈爾而至旅順。一爲由恰克圖經張家口而至天津。皆據俄人所撰之書。時南皮張公權兩江。亦電奏聞俄將造中國鐵路達鴨綠江口。請中國預謀抵制。總署未嘗不採。詳詢海外。奈答者曰。李張均誤以俄路歸宿在

中國海口情形隔膜。可以無庸置論。噫一語掃空。正不知答者於丙丁戌間。亦曾追悔前言否。外子時在金陵。故知而見告如此。明日午前。將登舟東渡。竟夕碌碌。

十四日陽四月十一午前七時。漸次招令同行者相繼登舟。外子再往復而始畢。已九時矣。船名弘濟丸。與昔年所乘之博愛丸式無稍異。蓋本赤十字會之姉妹船日本於同式軍艦同式商船均呼姉妹船蓋本於西稱也戰時則會中自用。平時則賃與會社也。十時船行。送者數十人。鄭重而別。

十五日陽四月十二舟行大海。鎮日臥息。半因船醉。半因在滬冗倦。

十六日陽四月十三午前四時抵長崎。予屢屢經此。起見山翠空濛。殘月在水。心境曠然。如逢故人。上月所訂之福島館人。已來舟相迓矣。前屢偕外子帶若干人來日本。皆神戶或橫濱登陸。行囊過稅關。予未親見。且每已得外務省知照。故事事簡易。此次十人登陸。祇予一人

通語言。又未先告外務省。不得不親入稅關。行囊四十餘。一一運入驗場。待檢視且標入許二字。乃得携出場。雖旅客數十。物件數百。亦不免呈混雜狀。然無敢攙越。無敢喧譁。固由關役馴和。亦由旅客自重。曾見上海所謂洋關者矣。初無驗場。關役在棧橋上擇人欄阻而驗之。雨雪亦然。又不盡阻。亦不盡驗。使人不知所從。關役又盡西人。語言不通。且或染中國習氣。旅客困苦。可想而知。外國幸無慮此。入福島館一一位置畢。飯後率諸人往勸工場。各購用物。凡勸工場所陳列。除民間需用尋常品物外。大率以當地產出品及當地最銷售品爲多。產出品者。如在西京則織物多。在岐阜則紙物多是也。銷售品。如在非通商地則內國用者多。在通商地則外國用者多是也。橫濱爲通商地。乃英美船常過之處。故勸工場物。多投英美人嗜好。長崎亦通商地。而爲俄國兵商船常集之處。故勸工場物。多投俄人嗜

好。此之謂勸工。此之謂通商。

十七日（陽四月十四）風雨竟日。

十八十九日（陽四月十五六）

二十日（陽四月十七）予家留東之男女學生四人。皆獨立完全之自費生。一切選學校籌學費。悉悉往來於外子一人腦中。女學生之以吾家爲第一人。固無論矣。兩子均已畢小學校六年級之業。而躋入中學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級。在中國人循序修學。亦不作第三人想。外子每以此自慰老境。然籌畫談何容易。自留此三日。見外子終日忙忙。無非爲學事費事及家事。與東京函電交馳。予因本國無一處可以就學。不得不令子女輩寄學他邦。不勝慨歎。初以爲候船無事。將往此間附近之熊本地方。訪女友棚原氏。一覽彼地名勝。與所謂沙中溫泉者。豈知如此鮮暇。不能如願。知游福非可輕得。

廿一日（陽四月十八）徐君顯民在上海以其猶子委託外子。携至日本留學。伊初出國門。諸感困難。是日爲覓從者送至大坂。再由孫實甫送往東京。一切皆寧波人張君濟慶代勞。張君爲郵船會社中人。無中國官氣。故任事眞懇。

向海參崴行之伊勢丸。昨日發於神戶。明日可抵長崎。午后即行。今日預備登舟。先已由會社電神戶定船室。此船積石數僅千二百五十噸。汽機壓制限僅八十磅。故一等祇十四位。二等祇八位。往返電商。始定一等四位。二等五位。一等賃每人四十圓。二等二十五圓也。通例於外交官船賃可割十分之一五。外交官妻亦然。（上海之日本郵船會社竟有二次不允予之割引領事署深澤君曾再四與商竟不允此會社中最無理事）日本於學生由上海東渡。亦得割。（三等不割）此次上海之郵船會社。知諸生之赴俄也。不允割。長崎郵船會社更無論矣。連日予小病。又事煩。胸襟不舒。午后偕外子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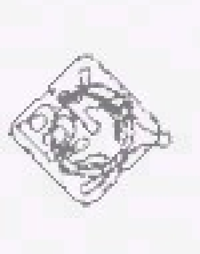
散步。意欲登諏訪山。未至。見層坡高聳。詢知上有天滿寺。登焉。殘櫻在枝。芳藤倒垂。憩於茶寮。長崎名物有所謂雞鍋者。穴案之正中爲圓孔。孔懸器置熾炭。上承一鍋。炙雞肉。客自調味就食。憶括蒼冬令。有此食法。姑試之。就藤花下坐飲啖雞。仍步歸。汗出頓覺健爽。

廿二日（陽四月十九）付出各種旅用料。爲各人簡行囊。飯后。會社以小汽艇迓渡登伊勢丸。日本郵船之向海參崴者。其航期每二週一回。小倉丸爲命令航。蓋奉政府命令定航期者也。伊勢丸爲自由航。蓋以會社已意定航期者也。船長肥後慶次郎頗殷勤。因今日一等船室。尙不敷予等四人所居。特讓已室以棲予等。約明日再移。午后五時行。

廿三日（陽四月二十）午前八時抵朝鮮之釜山港。雨止而風。遂不登岸。此地有華商百餘。皆山東人。零星小販而已。中國設一領事官。而日本

之箱館地方。有華商營極大海產業。乃既設領事。又復裁去。其理非可研究矣。釜山海關役服裝與中國者同。外子云。蓋本昔年赫德所定。今雖入日本人手。猶沿舊制耳。

此船三等位百數十。中國人朝鮮人不少。有浙江四人山東三人。不通語言。均欲往海參崴而未購切符。山東三人出金指環二銀時計一。浼外子向船上事務長質保。勉而後可。而浙江四人。竟祇納半賃。船例於次埠令無切符者登岸。不復允載。事務長鶴田氏。姑牽此四人往詢中國領事官。領事拒不見。而此四人者。又與在港之百餘華商無相識者。船上既不允乘載。岸上又無可通財。不幾有餓死釜山海濱之慮。群求外子。外子乃爲補四人半賃。（三等位每人十圓）而詰其何以不備船賃。遽爾出國。據山東人張姓者云。本在海參崴設藥肆。往來屢矣。四浙人均業成衣。亦屢屢往來。自有俄國鐵路公司船航行此



海。凡華人渡航者。往、往不必先納船賃。船既到。令已納賃者一人先登岸。向相識肆中取賃藉納。便可登岸。初不知日船之非俄船比也云云。論正理。自以日本船例爲是。然小利誘人。最宜施之於中國。日俄兩國。於國際上手腕敏鈍不同。即此可見。此舟本應今日晚行。因風留泊釜山港。

廿四日陽四月廿一風強。午前八時半。船勉出口。不能進。十一時折回。午后二時。仍入釜山口泊。

廿五日陽四月廿二風仍強。午前六時。又勉出口。不能進。九時折回。十二時仍入釜山口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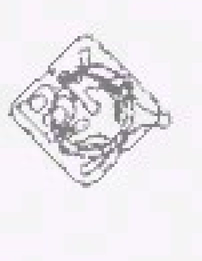
廿六日陽四月廿三竟日風強。不能行。

廿七日陽四月廿四竟日風強兼雨。不能行。今日爲伊勢丸應抵海參崴之期。豈竟尚滯釜山乎。

廿八日（陽四月廿五）風平。午前八時出口。滿擬明日可抵元山。乃午后二時。雨驟降。風驟勁。船小。推進器力弱。不能進。通常每時行十邁。今日僅能行二邁。船無電燈。夜行水天如墨。聽浪打船舷聲。危甚。

廿九日（陽四月廿六）午前九時。風力未減。船長自度不可復進。又折回向釜山。是第三次矣。夜十一時。仍入釜港泊。此次行程。一阻於西京丸之觸岩。再阻於伊勢丸之遇風。正不知何日可達森堡。

四月一日（陽四月廿七）船長言此次當俟天氣確定乃行。今日必不出口乃偕外子渡登釜山岸。密樹一山。爲日民萬餘群居地。有駐兵約一大隊。有臨時憲兵隊。有領事。有警察。有學校。有幼稚園。有病院。有郵電局（朝鮮自有郵遞司電報司）一望而知爲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實行其殖民之政矣。一切貿易工作皆日本人。即渡船篙工亦日本人。彼朝鮮土人。除運木石重物及極勞極拙之事外。無他業。見土人運木者。橫負長



五六尺之大木於背。臨步市街。幾不知市街尚有他人他物者。孩童除拾草芥藥物外。無他事。思欲一睹土風。乃覓人導至土村。望去盡覺博白衣。汚成灰色。坐立頹倚。口銜烟管。土舍板屋。所售烟草草履及不潔之食物而已。食進於匕。盛於銅器。食畢即以此器盥面。甚或他用。同行者謂彷彿奉天鄉境云。船上傭彼苦力數十輩事搬運。事畢以舟渡之歸。舟小人多不能容。日本人捽其髮。捺入舟底。彼兩手護髮。哆口而笑。又見其一步一坐。無絲毫公德心。無教之民。其愚可歎。其受辱不知。又可悲。予未得觀彼邦上等人。然即此可推。

二日（陽四月廿八）船受煤水食物。充足。船長言果得好天氣矣。午后五時半行。一夜穩渡。是日有一日本船名萬國丸從山東來。入釜山口。本午后行向海參崴。此船載中國人五百乃至六百。聞每歲陽四月後半始。山東人陸續往海參崴者三四萬人不等。此種人。初非盡留崴

埠。蓋散布俄境滿境。以勞働爲生者也。政府不知此事。即嚴埠商員。亦不能查知其數。俄官亦不能確知。

三日 陽四月廿九 曉起。波平如鏡。左岸山尚戴雪。同舟客登甲板眺望。無不忻快。有日本郵船會社客夫婦二人。乳一數月之兒。連日母子困憊。啼號可憫。今甫活潑。予等異國客。得船長親切。故雖滯一週。不感困苦。

四日 陽四月三十 午前四時抵元山港。郵船會社欲邀外子登岸作字。予偕往。社屋三四楹。社員三四人。集一室中。白木几椅外無他物。外子云。以視中國招商局之華美。奚啻天淵。然貿易事固不在飾觀也。社員親自研墨舒紙。外子爲書二十餘幅。觀者環集。有朝鮮人亦立窗外延頸企足。彼半觀外國客。亦半觀所書字。令人興同文之感。朝鮮人好書聯語於門。有一聯曰人誰敢欺修身者。天不能窮力穡人。委

心任運。昧於物競之理。已覺可笑。又一聯曰燒薪燒炭去汲水汲貨來。則求倖福於無何有之鄉。而不圖自勵。日就困絕。豈曰無因。此港人烟不及釜山之繁。而風景勝之。稅關亦如釜山例。日本人千六百餘。有領事。中國人五十餘。小商居三四軒。亦有領事。

五日（陽五月一日）午前八時抵城津。遙見山麓有城址。古亭翼然。蓋昔年城樓歟。此港人烟又不如元山。且開港未久。故初無貿易。日本人務加其在朝鮮之勢力。而開此港。所謂貿易者。名而已。凡釜山元山城津三港。除釜山有米外。其餘一器一物。無不來自長崎。所居屋亦庇材載來。其不惜經營如此。奈所占地瘠。無補本土。宜其視他國之不費戰力。而得六十六萬二千方啓羅邁當之沃壤要區。而深嫉矣。午后五時行。明日可抵俄境之海參崴。自長崎至釜山海里百六十一。自釜山至元山三百零四。自元山至城津百三十。自城津至海參崴

二百二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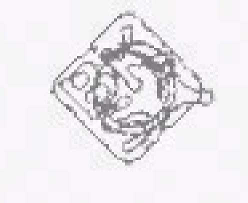
癸卯旅行記卷中

四月六日（陽五月二日）曉夢初醒見彩霞旭日交映水中山巒螺鬟波如砥鏡。亟起携遠鏡登甲板縱望則一島孤聳燈塔高峙。知是海參崴港外矣。海參崴者中國人舊名近海產此故名俄人得地必改名且屢改。今名務拉的烏斯托克（日本人譯爲浦鹽斯德者以讀此四字略近俄音也）此爲咸豐十年所贈與俄國者。俄建爲東方第一之重要軍港而附設商港。自光緒廿四年。又慨贈遼東半島與俄。於是旅順大連灣。爲俄人東方不凍之第一良港。而海參崴次之。舟循島左緩行。入所謂金角港者。砲臺左右高下。參差而列。再進則依山列屋。三面環抱。市埠在焉。舟下掟舟甫掟。小舟百數。競集來渡客。舟子十有八九爲中國人朝鮮人。彼久寄崴埠。豈不知俄例不許來客之擅登岸乎。環球各國。不論爲何

等人。不論來自何地。一概禁止。非有本國准據。不許履境者。惟俄。禁止入境猶可言也爲未明其爲何等人也至禁止出境亦非准據不可則奇矣猶可言也爲稽察國人他徙也至禁人由此地徙往彼地相隔二三十里爲時或僅十餘日亦非准據不可則奇而又奇矣予與外子。先由駐俄之中國公使給憑。又曾由駐日之俄國公使簽字。爲最優等之准據。鄂生四人。由湖廣總督給憑。而駐漢口之俄領事簽字。餘人則由江海關道給憑。而李蘭舟代向駐滬之俄領事簽字。有例費亦不小自長崎來者。亦可由駐崎之華領事給憑。而俄領事簽字。例費更昂總之非有據不可。然間當港華民四五萬。不盡有據。俄官曾嚴令檢查。不但入境准據。多半無有。即所課稅之身紙。亦互相換驗。難核確數。俄例人無貴賤老幼給一身紙按年課稅無身紙者罰之嚴不可思議此身紙又時時索驗索費而華人覺有無此身紙而混迹崴埠等處者勞動人太多。盡逐不可。遂飾詞罷查。舟抵中流。待醫官檢疫。此各國通例。俄於此獨覓醫官三數人駕艇來。登甲板一周。便回帆。問有疫與否。向非所嚴。惟遇機密欲阻外國

艀入口。則可以有疫爲名。施其禁令。

俄頃。二警察佩長刃。腰短銃。二關役執鋏刺。手封漆。來驗艙加封。俄頃。三官來。一役捧小箱侍。官入餐室坐。與船長一爲禮。呼酒來。欣且笑。强艀長以酒。艀長固不飮。堅辭始免。侍役呈箱。退立梯側。官出箱中印船長出上中下乘客入口准據俾驗。官授印船長令代勞。惟予及外子者一紙。彼官手加印。久久畢。官去。則甲板上稅官立舷旁關役守。監視乘客運行囊登渡舟。運者關上人物無大小。必出貲二十戈。雖一杖一雨蓋。苟非自携。必二十戈。運至岸上。列於坡地。開折檢查。其無驗搨如中國。其嚴檢過中國。過東方人尤嚴。蓋無方寸之包不開視。甚至棉臥具亦拆視。一盆栽之花。亦掀土驗之。蓋俄人拙製造。一切精製。多來自外國。其嚴檢固用保衞主義也。外子云。昔游土耳其。土關向稱嚴檢。猶不至如此。予等一行。則先由駐俄公使向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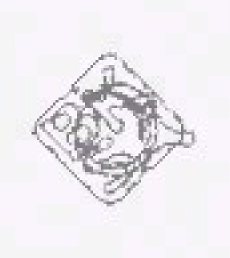


外部託電彼關放行故特蒙優待以小汽艇渡我不驗一物群以爲異此港中國設一商務委員（商務委員所享權利不如領事官日本先欲於此設領事俄不允遂降而設商務委員中國踵其後）即李蘭舟也蘭舟適假歸代理者爲同利號商主關君壽彭關君粵人商此港廿年矣明事理無中國官氣承蘭舟之託來舟相迓商務署中李君次山黃君樸臣亦來坡上極周摯予等一行九人同投宿商務署蓋蘭舟約也蘭舟推外子愛以及同行諸人尤可感

否則驟入俄境事事受窘矣

自今日爲始所履之地皆用俄國曆日今爲俄之四月十九日俄與各國同用太陽曆何以與各國又相差十三日（每月之十四日爲各國次月之一日）外子昔年在俄時曆與各國差十二日（每月之十三日爲各國次月之一日）今差十三日者一九〇〇年各國不閏年（二月廿八日）而俄國閏年（二月廿九日）故也至相差十餘日之故則各國所用曆乃教主格勒革理第十三所改之新曆

（七二年時致主）而俄既不宗格勒新教即不用格勒新曆而仍用其東敎之舊曆耳。世界文明國無不用格勒陽曆。（回教各國自用回曆安南國則有曆）一歲之日有定數。一月之日有定數。歲整而月齊。於政治上得充分便利。關會計出入無論矣。凡學校兵役罪懲均得齊一。故日本毅然改曆非好異也。欲得政治齊一。不得已也。予知家事經濟而已。自履日本於家中會計用陽曆。便得無窮便利。聞外子述南皮張香濤之言曰。世人誤以改正朔三字爲易代之代名詞。故相率諱言。不知此三代以前事耳。漢興承用秦曆。代易矣而正朔未改也。太初更曆。正朔改矣而代未易也。厥後凡易代倉皇之際。必無暇改正朔。而統一稍久。修明制度。則往往修曆。本朝亦以康熙之盛始修曆。然則改正朔與易代不相干。何諱之有。誠名論也。然慣曆亦不妨並存。日本鄉僻。尙沿存舊曆。以行其歲時伏臘之禮。庸何傷乎。至與外人交涉。則必存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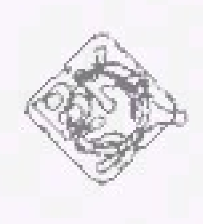
某年之國曆。乃聞外子言。中國駐外各使館。凡以本國政府之言告彼政府。僅用彼曆而不兼列我曆。誠可詫異。猶曰與外人交涉。雖存我曆。彼不知也。乃見今之學西文者矣。學數月。偶執筆學作短札。以致本國人。亦開筆第一行。即書西日月年。而從未見書光緒幾年者。是何故歟。予素鄙此。故日記首列我曆。而兼注陽曆也。

七日（陽五月三日） 外子往答關君。且偕其往俄稅官長處謝其殷勤。此爲東方總關長。權力及於貝加爾湖邊。故託其電滿州里之稅關屬放行。伊允諾。而重大之物八件。即由伊漆鉛封識。謂無論何地。可免開視云。伊夫人亦出見。俄頃。伊夫婦來答。伊夫人蓋知予之偕行而來訪也。予初未知。不及迓。伊夫人亦不下車而返。予頗歉然。乃作漢文道歉書。託關君譯致。

八日（陽五月四日） 凌晨。偕外子步出門。循港至市。爲一覽此間風土。先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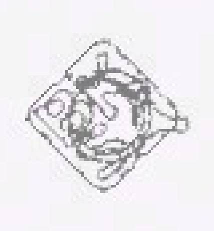
所泊巨軍艦二艦皆四煙突不知其名。更不知爲何等艦有何等力也。去歲日本橫須賀造成一軍艦。舉進水式。仿西例延男女賓。予婦以女學生故。蒙女校長挈之往。列女賓之末座。亦得預聞其造法用法。而予屢經吳淞口。外予每指所謂海容海圻者曰。此中國新軍艦也。無論我婦女輩不獲登。即外子亦未嘗登覽。以視異國之每艦砲數砲力速率船質。必一一詳播。惟恐人不知者。相去何如耶。人人所用日記本無不刊印此種事

步三數里。訪當港著名之紀念門。門峙港濱。乃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今俄帝尼果賴司第二當爲太子時在此舉鐵路起工式。而建此門爲紀念也。上表尼果賴司肖像。彼國藉意通西伯利鐵路於海參崴。誠謀國之必要。豈知更橫貫滿洲。出於意外乎。旁有博物院。院小門亦未啓。諒無多品。亦遂不觀。



院外豐碑高峙。遙望爲新鑄漢文。奇之。就觀。乃甯古塔副都統訥蔭。因庚子俄兵佔塔城。而頌俄將功德者也。碑陰爲譯俄文。訥蔭滿洲世僕。其忠順服從。根於種性。見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所長也。不知何地某甲。爲捉刀此綺麗詞章。文錄如下。

夫値甲仗星馳之日而能以禁殺爲心當賁威凱奏之餘而能以招懷爲事俾百姓各安其業一城奠厥攸居此其人求之於中國不爲罕聞而求之於外洋實所稱有乃不意今得之大俄國東海濱省巡撫遲公焉公爲俄疆名宦海隅舊臣于本年夏陡有拳匪倡亂釁擾鄰邦公乃統節制之師瑚戈電擊擁貔貅之衆鐵騎風馳竟以八月初旬據塔斯時也瞻山城之烽燧襁負塞途聞火器之砰轟哭聲遍野以爲敵人入境玉石難免俱焚而況言語不通華民安必無恙豈敢期其不肆殺戮城中安堵如故哉而公則不



嗜殺人而能濟衆其始則軍容甚盛闞若雷霆其終則愷澤旁流霈如雨露緝盜賊以安民業百務俱興開囷食以救民饑萬家食德他若設養疚之所以理民痌建義塾之坊以便民學在施其恩者固已無懷不至而受其惠者行見有口皆碑矣予等幸被涵容得依光彩是翁矍鑠堪比功建壺頭都督仁慈難禁碑留峴首忻此日干戈已戢俾寰海群登袵席之安冀將來和睦恒修幸吾輩共享昇平之福也是爲記署理甯古塔副都統訥蔭率閤屬官員鋪商等建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吉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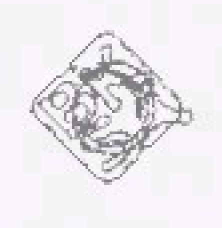
李蘭舟以此碑豎立歲埠引爲國民之大辱曾錄告北京政府政府不答

此碑爲訥蔭由甯古塔越萬山輦來以獻於暹怯苛夫者（舊任之固必乃脫俗稱爲鎭撫者時統兵佔取寧古塔）暹不敢秘。以告俄君。俄君謂不應受此舉。而暹適

去任。後來者欲卻不能。欲受無主。乃置碑院外耳。

午后。日本之代理貿易事務官鈴木陽之助君。及外務書記生佐々木靜君來訪。予亦出見。爲外子傳譯。（本任之川上俊彥君時適假歸）

九日（陽五月五日）外子往訪同利號關君。予亦往訪其夫人。予不善粵語。賴關君通意。又即在同利購旅用品數事。同利爲當港華商之第一家。然所備中國品不多。粵產數種之外。略有江浙織物。亦僅爲旅歲之華人所用而已。其他十有八爲上海轉來之所謂洋貨者。外子曰多德國品。其二階所列。則日本品矣。華品之不適外國人用。顧如是耶。此港四近一二千里。居民稀少。又僅事漁獵。無所需乎貨物。雖屯兵增官。商販隨之。而意在招徠。故曾定爲無稅口岸。迨日本工藝進步。運入港者日多。俄人嫉之。遂廢無稅之令。李蘭舟在此。曾創陳華貨免稅之議。果得其政府允諾。乃日本欲援此例。故不四月又廢免



稅之令。今同利所儲貨。尚是免稅期內所輸入者。彼謂以後恐以稅重無利而減少商貨矣。此港所食米。皆來自日本。日本以己國所產精米。運銷於美洲。次者運銷於鄰近。而己國又輸入中國米食之。蓋輸出者得善價。而輸入者爲廉價也。又此港雖瀕海。而水淡不成鹽。所食鹽均由香港運來。其實半爲吾浙之岱鹽。瀕海漁業頗盛。賴鹽漬致遠。所需尤多。去年外子預議中英商約。知洋鹽入口一事。頗費爭持。外子本疑洋鹽貴華鹽賤。斷無運洋鹽銷華地之事。然則入口之議。何自而起。初以爲欲由此口運彼口。如由鎮江運至九江藉毀舊約輪船不運鹽一節。今始知香港積鹽過多。欲謀銷路耳。按約凡貨自香港來者名洋貨今春在滬。又聞德商欲攬載淮鹽出口。每歲認額頗鉅。詢其果運何地。則云滿洲俄境各城。自滿洲境內頓增百萬俄兵俄民。需鹽自多。德商此議。誠爲敏眼。惜中國鹽官。徒拘舊例。不知改張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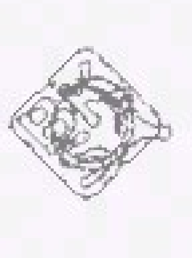
李蘭舟在此。會勸華商設一病院。免受俄例苛虐。果得俄人允許。并允以每年所徵每人二盧布醫費。統撥還供華醫院費用。在俄人可謂極盡情理。而華人轉以院規治病用西法。輸助不勇。致院屋雖立。而治療未能實施。可歎。又聞海參崴每死一華人。非極有力者。往往棄置僻處。任俄官埋葬。詢以何故。則謂家有死人。非報官不可。報必俟醫官驗視。方許殮葬。時或借詞須剖驗。苟欲免剖驗。非賄五百盧布不可。故不敢輕報。又此間强盜極多。俄官不甚措意。即控亦無效。故盜膽愈壯。聞前數日一華生遇華人二。運一巨囊登山。有血痕。迫視之。棄囊去。則赫然被支解之死人也。案亦莫發。聞殺人事幾於無日無之。

此間有一奇女子名彩林。或曰姓蔡名林無錫人。年已六十餘。先嫁一俄人。現嫁一張姓者。女通英俄語。善經營。富資財。頗見信於市上。得彼一

言。數萬金可立貲其資財半由俄夫所遺。半由營積所得。聞曾聚資一歸內地。而官紳欺之。將不保其所有。遂重游不復歸。殆亦德國之浙江人田阿喜流亞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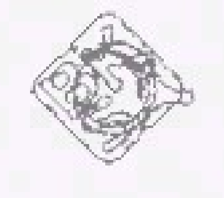
是日偕外子往答鈴木夫婦。鈴木導觀烏蘇里之停車場。為指示一切。俄例寬。任開人入場登車無阻。不如日本之非有據不得入場也。俄車一等者青色。二等者褐色。三等者綠色。（日本一等者白色二等者青色三等者赤色）

十日（陽六月五日）商務署中有俄員鄔君。通華語。（鄔為東方學堂學生此學堂程度大約與日本高等學校相等俄例於學課非所重學生每自謀生計故鄔君得出勤於商務署日本於學生不得兼勤者以重學課故）連日為予等奔走。掮擡汽車及行囊事。頗勞。是日又承李黃兩君以俄地旅行。迥非他國可比。且交界換車最難。重要物件被竊。又是常事。（劉君仕熙者李君之友亦外子之友居哈爾賓曾有金珠器數事值價五六百金託一友人親携赴哈道出崴埠即由李君送之行此友人鄭重受託親行至交界一眨眼被人竊去俄人既多盜賊俄官又不緝盜賊任無懲者竟歸烏有李君自經此事頗以交界換車為畏途）恐予等種種不便。乃



闞鄔君伴送予等至交界。鄔君允諾。予等亦欣然。幸俄例不重學課故鄔君可暫輟學午飧後。一行十八人啓行。先是有行囊大者八件。存海口稅關。亦同利號代取來。給賃八盧布在長崎亦曾存關無賃蓋專便旅客荷物商務署中。先向車驛定專車。驛長曰可。但驛權至交界而止。果已備一專車。不乘他客。此車半爲一等位。半爲二等位。十客同乘頗安適。此驛長之情。商務署之力。亦鄔君之勞也。

二時十八分車行。關李黃三君揮巾別。自此鐵路可直達森堡。止貝加爾湖迴岸未成然亦不出二ヶ年當光緒廿六年日本工學士田邊朔郎經此驛時。停車場之混雜。不可名狀。發車不依時刻。乘車不依切符。今已漸除此弊。予等所購切符。爲烏蘇里綫及國境東綫者而已。綫名解見下文過國境東綫。當另購滿洲東綫之切符。賃價固較日本爲昂。而携帶品運賃尤昂。華人所携。本較西人爲多。在日本一等位者可得百六十斤之



重額而俄路僅得卅餘斤而已（一鋪特）如此遠行豈卅餘斤之物所能敷用蓋俄人本不為旅客謀便利無足怪也此車有食堂（每餐四品價一盧布）（茶一杯十五戈）

自此西駛所歷鐵路綫名先列如左

綫名	位置	唯斯特數（每一唯當中國二里）	
烏蘇里	海參崴 伯利	七一七	今所行者僅一〇二
國境東	尼果頼司略 柯樂特保甫	九一	
滿洲東	柯樂特保甫 哈爾賓	五三六	
滿洲西	哈爾賓 滿洲里	九〇七	
國境西	滿洲里 契丹司基	三四〇	
後貝加爾	斯特列田 梅索瓦		今所行者僅一六七一
貝加廻岸	梅索瓦 伊爾庫次克	二九二	今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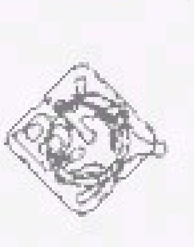
中西伯利	伊爾庫次克	鄂必	開	一七一七
西西伯利	鄂必	車里雅賓	開	一三三二
烏拉	車里雅賓	兹拉特	開	一五〇
歐俄	兹拉特	薩馬拉	開	七九一
	薩馬拉	莫斯科	開	一一一八
	莫斯科	彼得斯堡	開	六〇四

車行左臨海（即阿穆爾灣）而右倚山頗饒風景行百二里。抵著名與滿洲鐵道分岐點之大驛。東西圖籍所共載。以今帝之名名驛。所謂尼果賴司科者。中國舊稱為雙城子。然今又不名尼果賴司科矣。自彼本年一月一日始。改用東方海軍大將之名名曰司柯里樂夫矣。俄人割入土地。必易新名。欲使人無懷舊之感。今此地入俄手已四十餘年。即鐵路告成。亦已八年。而忽又改名。殆以為滿鐵道分岐點。其名

惹世界耳目故易名以避之歟。
午后十一時。抵柯樂特保甫驛。華人稱爲五站。或曰驛距雙城子五
站。故名。（站者約人馬行一日所能至之路）一國境東綫。至此已終。乃購滿洲東綫之切
符。（時尚未能購直達滿洲西綫之切符）即在驛中換乘。例不受關吏之檢查。況自東而
西乃爲由俄入華。其關權應在華。而不在俄。然今日關權。乃在俄而
不在華。聞不論自西而東。與自東而西。均事檢查。蓋逼近日本。俄人
惡日貨入其境。并惡其入華境也。至於俄貨入華。一則曰舊約界左
右五十里任便往來。（西北蒙界舊例）再則曰此五十里即一百華里。試問入
境百里以後。尚可扼地設關徵稅乎。然則陸路俄貨。永無徵稅之策
矣。
予等就停車場食堂稍憩。入一等待合室。守者覗覷久。蓋華人向不
乘一等位也。食堂男女客飲啖方喧。武官爲多。一婦人殷勤讓坐語

言不通致謝而已候一時許鄔君導登車車室坐位不裕鄔君以未盡所受委託之義務亦換乘再送辭之不獲又一驛至樸喀尼次那耶譯言交界蓋已入滿洲境入俄里矣自柯驛至樸驛皆山路穿隧道五閱最深者一百薩仁(一薩當華六尺餘)樸爲第二等驛(凡五等)驛長較柯之爲三等驛者爲尊鄔君向商請增坐位果爲增開一室鄔君遂辭返崴埠此路不備華人有乘一等位者故一等切符無華字其二等切符有華字諦觀乃爲自秦家岡(即哈爾賓)來交界者而非自此開往哈爾賓者一切尚未合規則鄔君有心人也與外子談俄商之不得自由貿易俄學生之不得自由讀書言之慨然

十一日(陽五月七日)午前六時抵馬橋河驛衝寒一望見山陽爽塏處有俄人聚居稍遠有華人村落必鐵路開築後方始成聚在昔不知要隘荒山緜亘而已俄過穆林驛因車無食堂故下車購食物驛左右



支板為屋。沸水待茶炙肉團餌者皆俄人也。下等勞動則半役華人。入滿境後朝鮮勞動漸少九時過帶馬溝驛。凡穿隧道四。其一行四分鐘間百九十五薩仁之深云。

午間絕牡丹江而過。迤南即寧古塔城。溯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俄可薩克兵直指寧古塔。為中國都統沙爾呼達所敗。往事不復可追矣。浙人吳兆騫。侍親荷戈。記寧古塔政俗頗詳。今亦時異勢殊矣。南望增歎。不知撰碑之訥蔭。尚在塔城否。

午后三時過橫道河子驛。駐停稍久。本可下車就食。雨雪泥濘未果。草草購物充飢而已。今日所行。忽為山間平路。則左右山坡時有雜花。略存春景。忽為山路則怪石枯樹近逼車窗。又或已伐已燬之樹根。嶢立道側。無慮千萬。又路工未畢。故沙石材木。徧臥道上。山戴積雪。澗冱層冰。有一種陰迷氣象。回憶日本近日鯉幟颺風。東俗以單午為男兒

令節家有男兒者製帛或紙爲大鯉樹杆懸之兒多者鯉多大小飄蕩頗堪悅目菖蒲躑躅次第放花。日本菖蒲開五色花何等和暖。入暮抵一面坡驛。雲開月朗。喬木篩影。從窗外飛過憑枕觀之。劇饒詩境。予年來久輟韵語。蓋無心事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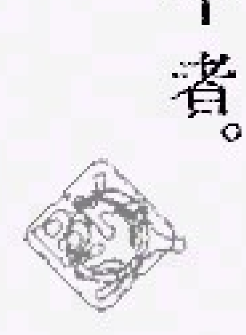
十二日陽五月八日午前五時抵阿什河驛。此本名阿勒楚喀。有副都統駐此。予盥梳未畢。不下車。外子云。除俄武官外無所見。少頃。武官數人登車。脫帽解佩刀。熟視予等。若深訝華人何以得乘一等位者。中一人觀其服裝制度。知與日本中尉相當。以華語詢外子何往。告以將往森堡。彼色漸解。俄駐輪外子以爲是哈爾賓矣。此武官曰。此非哈爾賓。乃三家子也。三家子地名。不見於車驛表。幸此人之見告。又數分時。至哈爾賓。外子本欲一覽俄人所誇爲東方新都者。又得李蘭舟之弟字輯甫者。與昔年森堡舊友李君佑軒。均在哈爾賓鐵路公司中。可藉爲東道主。先已函告。南電竟未達是日二李君在驛相候。欣

然造其寓。見輯甫夫人與費文卿之夫人。殷勤歡聚。費夫人且讓已室以棲予。尤感。異域逢女友暢談。愉快非初意所料。解衣就寢。自離長崎至今。爲第一夜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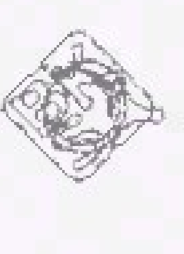
十三日陽五月九日 先是森堡使館。寄來東方鐵路公司介紹書。專爲予等謀乘車便利。是日外子持書偕李君佑軒。往訪鐵路總監工之代理。並執哈爾賓行政權之俄人曰達尼爾者。一見介紹書。謂貴客既由森堡總公司介紹而來。必當竭力周旋。俾無旅行之苦。此我職也。又謂自哈爾賓乘車。可以直達森堡。無庸換乘。當爲備一等者二室。每室二位。而兩室間有門可開可閉者。外子又詢大件行囊運致之法。彼言此間尙未有定例。可由公司中先命人送至滿洲里驛。交次等之急行車代運。則運費廉而到着速。計期二十日。不過遲人到一週而已。其運證可令所命之人曰李寶材者。俄人通華語在滿洲里而呈。

彼又爲計核種種賃金數。外子詢車固直達森堡。但可否於莫斯科下車。作一二日之游覽。彼言長途已爲貴客備專室。倘中途下車。此車室已不復能他售。恐非公司所願云。凡此皆李君佑軒傳譯。外子歸述如此。惟是先聞哈爾賓。尙無直行車達莫斯科。須在貝加爾湖畔換乘。今乃云直達森堡。外子以達尼爾身在局中。且有總公司之介紹。所言當必無誤。遂電告森堡使館。言某日可到。蓋一車直達。無須有人相迓。（本約有人在莫斯科相迓云）且不復作駐游莫斯科之想。電用法文。蓋俄例不許人在其境內發密碼之電。今哈爾賓即用此例也。（海參崴之中國商務委員且不得發密碼之電）

午后偕賀李兩夫人步游市街。兩夫人雖不能如予之健步。然已除內地風氣。以步行爲快。晚景蒼茫。極目無際。所謂塞外日落沙平者。親見之矣。



十四日（陽五月十日）外子率同行諸生往游新哈爾賓。俾略見俄人之布置與用心。新哈爾賓土名秦家岡。（樸驛所購二等切符其言秦家岡者即此）俄人定名曰諾威偎特。譯言新城。（賃車非用俄名不可因車夫皆俄人）各國人所注目。以爲俄人新定之東方大都也。予等所棲者名舊哈爾賓。土名香坊。舊爲田姓者燒鍋所在。五年前。俄鐵路公司人欲佔爲中心起點。乃逐鍋主而有其地。予與費李夫人所居。尙是舊址。尙有斷垣。燒鍋者。滿洲境上一大生業。其主必富資財。役人畜。製高粱爲酒。所稱爲燒酒者也。其酒不但爲北方所盛行。且銷售於江南。鍋主既營此大業。每扼要築垣。如城如隍。以防外侮。垣中亦有街市。羣奉鍋主爲長。儼有自治風氣。垣周大者二三十里。視江浙小縣邑。有過之無不及。此香坊者其一也。（左近尙有一次等者聞庚子之亂土人毀之官兵毀之鍋主遂亡）秦家岡者。乃久無人跡之地。或者先爲秦家所有。故岡以秦名。然莫可考矣。俄公司既佔香坊爲起點。初意



亦就香坊經營都會。乃續見岡地爽塏。瀕江而不患水。尤佔形勢。於是於岡建都會。今劃入界內者。一百三十二方華里。已建石屋三百所。尚興築不已。蓋將以爲東方之彼得堡也。兵房已可容四千人。亦興築不已。哈爾賓左近。扼滿蒙之正中。瀕松花之大水。洵爲無上之要區。既已數百年荒棄。則俄人度地經營。亦勢所必至之事。不得謂强奪我土地也。

鐵路公司人告外子曰。俄人在哈爾賓購地。固以已意劃界。不顧土宜。以已意給價。不問產主。然至以勢力强佔。毫不給價則未也。有之惟滿洲世職恩祥。恩祥恃其世官之燄。本魚肉一方。自俄人來此。更加一層氣燄。每霸佔附近民地。以售於俄人。冀獲微價。恩祥又肆其霸力於傳家店。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傳家店者。昔年不過數椽之野屋。近民居約萬戶。華人謀食於鐵路者。夜居於此。

屯中紅鬍子所巢穴。現爲恩特所庇護。俄人欲將屯地圈入界內。以擴張路域。屢向華人言之。想實行此事。亦必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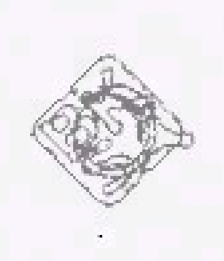
聞庚子以前。路工所傭勞動華人。不問其爲直隸產。爲山東產。拳亂以後。禁絕直隸產而專傭山東產（彼不知拳之源於齊魯間）此等最下最苦之華工。晝役於路。夜宿於傳家店。彼俄工固列板屋而居於路側者也。俄工污穢。亦不亞華工。然公司每以華工污穢易釀疫氣。傅家店距路不足十里。易於傳染。嘖有煩言。其意非盡逐華工不止。徒以傭値廉而工事未竣。不得已耳。或曰。我務清潔我工。俾無所藉口。豈不爲我工姑留一謀生計。不知俄意本借防疫爲名。以拒絕外人。初非眞愛民命。任我如何清潔。彼必有詞。豈但盡逐華工。外予所言如此。深以不中爲幸。

予等未至哈爾賓之前一日。爲俄國令節。李君佑軒。是日休暇。自香

坊乘車至秦家岡。在岡時延。以道遠馬疲之故。飲於肆。且命車夫就食。可謂毫無過誤。忽有警察役怒車之駐於肆門也。捽車夫毆之。車夫固俄人也。與辯是奉雇主之命。李君亦聞聲趨出。向警役用俄語聲說。詎警役驟加毆辱於李君。可謂奇極。李君以鐵路公司之高等華員。且善俄語。竟以一車夫就食之故。大受警辱。事後訴於總監工。總監工雖極力撫慰。而不聞一懲警役。俄政固如此。不足怪也。

同日阿什河有俄兵叉殺一解餉華官之僕於途。並傷二同行人。（一爲旅店中人護送此華僕者）阿什河之華官正來哈爾賓談此。外子聞於李佑軒座上者也。俄人肆虐殺淫掠於東三省。自以海蘭泡之殺我男婦老幼三千餘人於一日。爲最著稱。黑龍江沿岸。被殺者數十數百。不可枚舉。此將軍壽山之所致。猶曰此庚子事也。（華商永和棧日本商加藤寫眞店均以獻賄於武官倖免）辛丑以來。被殺一二命。見公牘於三交涉局者以百數。（三交涉局注見下）不

克公牘者不知數。至於毀居屋。掠牲畜。奪種植。更小事矣。此在民間被害。初亦憤。憤而訴。訴而無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且以爲非人力所能回矣。即在華官確知民間被害。初亦憤。憤而訴。訴而無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亦以爲非人力所能回矣。俄人之吏我滿洲也。先借拳亂爲名。盡搜括官用武器。更以檢查隱匿爲名。縱兵役任入人家。搜括鐵器。甚至田器亦被取去。俄人蓄意。先欲民間無抵抗盜賊之力。則盜賊自熾。而彼得以武力治盜爲名。益張其兵力耳。紅鬍彼所利用而保護者也。然亦不過縱使援民。而哥薩克之防範紅鬍。仍不遺餘力。此其意。吉林將軍長順知之。而無可如何。又聞一俄醫士之言曰。曾親至東省。欲以醫學考察種族滅絕之原因。嘗見一哥薩克持刄入一老幼夫婦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無禮。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薩克次第殺此四人而出。夫哥薩克誠强暴。然四人者。縱無器械。豈竟



不能口囈此兵。而默然待死乎。此不必以醫學考察。而知其必滅云云。予歎謂此唾面自乾之盛德乎。專以克已無競爲學派者。其效乃召滅種。可駭。

達尼爾者。代茄古維志而爲鐵路總監工者也。然名爲鐵路監工。實於哈爾賓地方。操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者也。三大權操於一手。今世界列國君王且無之。而達得之。幸福耶否耶。奉吉黑三省。各設一交涉局於哈。例以候補道府司之。聞黑局爲最賢。此三局住屋員薪均由俄人供支。華員感俄人之爲增差使也。其視俄爲主。而視本省爲客也固宜。局員惟恐失俄歡。仰達尼爾鼻息。惟恐不謹。局有獄案。非達諾不敢判。且非達諾不敢訊也。工役交涉案。必請示、於達。即傳家店一賭博案。亦必請示於達也。吉局員且有苦求俄人優給薪水寬給住屋者矣。李君佑軒云。去年疫盛時、俄人好行其德。散給茶與

糖於華民。而委其事於交涉局員。局員散其茶而匿其糖。俄人知之。先頗訝。後知爲中國官場常態。遂不語。

三局設於江沿附近。江沿者。沿松花江岸。距秦家岡三數里。今市廛集處。俄警察局暫設於此。外子乘車往答局員。見所謂轅門者大堂者。種種肖中國衙署。大門旁一鼓一梆又四舊鐵刀。栅繫荷校者三數人。車夫用華語壽詈此荷校人。作極村辱語。一中國所謂二爺者出。笑詈向車夫。怒目視荷因。獻種種媚於車夫。眞不媿爲局中人矣。

庚子之亂。黑龍江有協領曰慶鑫齋者。（不知其名）統兵一大枝。在松花江北岸。向江沿發砲四五十出。時哈爾賓無俄兵。總監工厭之。乃聚工人二十。駕小舟一。渡江吹喇叭以恐之。協領果聞喇叭。率兵狂遁。所遺物品不少。李君佑軒等正苦乏糖乏茶乏燭。不意協領所遺不少。遂取歸供用。

連日賀李二家以精饌餉予等。多南方食品。詢知哈地固無有。即奉天吉林兩省城亦罕售者。幸鐵路通。旅順又現今無稅。故運致不難耳。哈地乏薪。所燃薪多北自黑龍江水運來。間或東自甯古塔陸運來。凡在公司中人。皆公司供燃。不然。則一家所需。歲非四五百金不可。誠巨額也。又乏蔬類一金之值。可得菠菜六斤。他可類推。有南人一二。賃地種菜。頗獲利。惜向達尼爾賃地。價奇昂耳。稍廉者地必遠。運致匪易。獲利又減。予思此一帶本空曠無人。今忽聚十餘萬人於此。每日食料即不少。倘鐵路有阻。幾不飢困。不可謂非危地也。

去秋遼東不豐收。交涉局員創爲運上海白米來此平糶之議。義聲震一時。平糶者。爲利貧民也。試思此間貧民。食白米乎。抑不食白米乎。白米即平糶。其價能廉於雜糧乎。然則此平糶白米。利翎頂輝煌之官幕耳。非利貧民也。然謂局員豫爲已謀。則又不盡然。總之不從

實際着想耳。

哈地稍有局面之華商。僅華昌泰一家。予偕費李夫人往購旅行用品。見所售仍日本品爲多。無怪俄人深嫉日本商工。百計以禁遏之。

哈地盡用俄之不換紙幣（大率一枚者一盧）貿易無大小。皆以盧布計。舊日所有之制錢。及吉林自造之銀元。僅可爲一慈一業之交換而已。彼芬蘭波蘭。亡入於俄者且百年。而民間尚用格勒歷。用舊幣。而哈地不五年。已盡忘舊慣。競投俄好。豈果種性血統之不同乎。抑教育久亡之故乎。

先是十日之夕。鄺君在濼驛發一電致李緝甫令四日矣。尚未到。緝甫曰。先日曾有阿見海參崴來電。久不到。向局中走詢。局員指案側塵土中百十紙曰。安必無君電。盍自檢之。檢果得。詢其何以不見送。彼曰。誰爲君任配送職乎。想濼驛之電。亦在此塵土中矣。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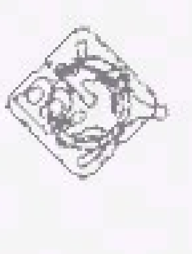
昨日途遇達尼爾。邀顧其家。辭之。彼又浼李君佑軒來邀。今日即賴李君傳譯。往訪其夫婦。相見覺待客之殷勤。較日本人加一層親切。且自出器械寫眞訂贈。（此訂贈者至今未發）外子云。此雖小節。亦可見俄人外交一手腕。

十五日（西歷五月十一）昨來大雨道濘。行步艱阻。正午。一行九人發自香坊。李佑軒紳甫贊少君皆遠送於秦家崗。此第一等大驛。故局面不小。然板屋黑暗。土石堆積。蓋工程甫半。惟食堂已粗具。驛中亦有萬國通例之赤帽役。為客送小手荷物。然僅送一等客。不送二等客。華紳向皆三等位。（西人惟勞動苦役者三等）間有二等位者。則指定某車以區別之。不許入他二等室。其優待如此。

李君佑軒奔走代購切符。距車行不過十餘分鐘。而切符不可得。乃先導予等登車。而徐俟切符之來。此登車。則達尼爾所允一等位。西



人二室者無有也。乃四人一室者也。所謂一車直達森堡者不然也、且非直達莫斯科也。乃僅達滿洲里者也。倉猝間無暇與追辦。達亦不面所最感困難者二事。一爲已借達尼爾言。電森堡使館以到著期。且言直達森堡。無須人迓。使館本約有人在莫斯科相迓今事事變更。俄例又不許發碼電。外子又不通西文。將何由改告使館、一爲已借達尼爾言。備車貨及食貲。今事事變更。必不敷用、囊中不裕、而僅僅數分時間。安所得金。幸李緝甫急出百餘盧布。李佑軒亦出數十盧布相借、又允再屬達尼爾。加電先送行囊之李贊材者。令其續送至伊爾庫次克。照料換車。語初畢。一洋人急送切符九枚來。汽笛一聲遂行。行後將所畀盧布與貨價核算。計缺繳十五盧布。彼人乘機賺混是社會慣性。無足怪、即達尼爾所言不實、亦其社會慣性。無足怪、所得總公司介紹函。其利益如此、不過予初從東方來。不免歎一誑一僞相形頓異



耳。

達尼爾又切實言午后一時正發車。勿稍誤。其實一時卅分方行。駛過松花江橋。此為滿洲路上第一等橋。望見汽船三數。噴烟激浪。松花江不准行船。為同光以來中俄一大問題。一水之航。昔斷以爭。萬里之域。今慨以贈。安得令人不哂。

此車有食堂。得便利。餐四品。價一盧廿五戈。餐後憑窗遠望。此著名之松花江嫩江間流域。千里膏腴。然夕陽送暉。極目無人。耕牧大利。久任拋棄。一二十年後。必有享此大利者。但不知為何種人耳。浙人周君少逸。久滯黑省。近廣招開墾此千里膏腴。其識遠大。惟不知佔我疆土之客。能容我民享有此利否。

十六日（陽五月十二）未明。過齊齊哈爾驛停最久。惜未起觀。然俄例停車場必距市都十五里。必無所見。午前六時半。過碾子山驛。漸漸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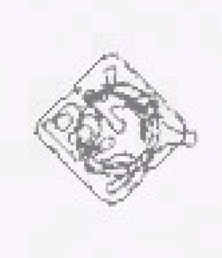
山坡野桃着花。回憶五日前在磨刀石橫道河子一帶。冰雪埋沒者。氣候相殊。如隔數月。七時半至成吉思汗驛。或謂是汗生長地。不知確否。聞昔有成吉思汗雞巴者。今已無有。其即奉天瀏邊之類乎。路左倚山岡。右傍河流。水入嫩江野屋三四軒。諦視均俄工人所棲。不見一土人。奇渥溫苗裔式微。遺烈蹟落。耕牧舊地。致爲昔日臣服者所蹂躪。能不起讀史之浩歎乎。八時半抵札蘭屯驛。下車散步。購俄產黑麪包嘗之。果別有風味。凡滿洲路停車塲。雖諸事草創。而售食物處必先備。車塲左右。或架板屋售物者。皆俄人也。我華人僅少數負筐叫賣粗糲而已。又往往被阻不令與乘客近。華客頗願向買。然必飛越下車。乃克交易。無如停車久暫。非所諳悉。買者既恐回車之不逮。賣者又恐售價之不及取。於是逡巡互失者。比比皆是。至路工所役。何嘗不有華人朝鮮人。然盡是極勞極賤之役。稍居其上者無有也。

此驛有一掇軌機之華人。城外僅見。詢知為寧波產。在博都河驛遇一隻雛子之吉林人。詢知工役上多山東人。若吉林奉天人則千里罕遇云。十一時抵巴里木（土人呼為喇嘛山）自成吉思汗驛至此。有山而不險。有水而不汙。有樹木而不為窩集。眞膏腴地。惜未有人耕牧耳。

午后三時五十分抵著名之大興安嶺。山勢陡峻。上坡昂度。逾於千分之十五。不得謂非險坡。在高原已拔海面二千二百英尺。漸登漸高至山頂。則拔海三千六百尺。所謂興安驛者。正在山頂。有華式廟。閣中祠女神。列車上坡時。首尾各用一機關車。或推或挽。曲折六七。乃達。工役忙忙。聞隧道已穿通。凡千四百十五薩仁。但隧中修治未畢。秋冬方可通車。

夜半十一時抵海拉爾。下車散步。月明如晝。寒氣逼人。重棉猶凜凜。

海拉爾在呼倫貝爾城南。（亦約十五俄里）城為山西人聚市之所。有副都統



駐此。過海拉爾。爲著名大湖沮洳低地。月下經過。遠望則水影蒼茫。渺無邊際。近看則植木水中。支板如橋。而軌敷其上。斷續不一。車行其上。緩如人曳。而軌力猶格支不勝。蓋近呼倫渟爾即額達貝爾渟爾之間。兩渟爾水溢數百里。春夏爲患。歲成恆例云。又聞此一帶水中。不生種種動物。格致家方事推求。未明其理。

同車有俄人夫婦。均善華語。蓋漢口俄領事館之書記生。挈妻假歸也。同行四學生。與其在鄂相識。故介紹來談。互訪親切。然俄交大略可見。不與深談。又有比國人。乃蘆漢鐵路之技師。善華語。老於路工。多識華情。外子與談頗夥。

十七日陽五月十三午前八時餘抵滿洲里驛。雖距界綫尚有十八俄里。而已爲滿洲鐵路之終點。予等所購切符。至此驛已終。須續購矣。外子偕比國人往電局發電。告森堡使館以車非直達。仍須有人在莫

斯科相迓。彼局中惡見外國人。睨比人良久。責以不脫帽。比人不得已。脫帽致禮。彼始擲出一紙。俾書電文。所書者爲法國語。局員不解。諦視良久。質之旁一人。又諦視良久。始核價。計發十餘字之電。費時間五十分云。

癸卯旅行記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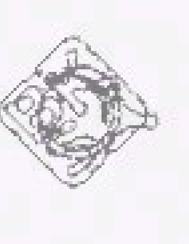
四月十七日（陽五月十三）今日另購切符由國境西綫入後貝加爾綫矣午發車。在列國通例。各公司各綫。有互相抵算之契約。故無論越過幾綫。其切符可同時並購。而乘車或隨時更換。從未有重購切符而不必換車者。此滿洲里驛。乃重購而不換車。亦俄國公司之特色。聞此車駛至貝加爾湖畔方止。豈後貝加爾綫與國境西綫。均已通用滿洲公司之車耶。

先是駐車滿驛。有稅官登車。問外子是某君否。外子答是。彼言隨帶行篋。已奉電放行。遂逐件加一封識而去。此國人爲傳語。當在哈爾賓時。聞此關之嚴。不可思議。有旅順華商新從俄歸。言過此關時。有一極小之日本寒暖計。亦爲所取去。有一俄武官。方從北京掠物歸

國關上見珍品滿筐疑爲日本製將取去。此華商代認爲中國製乃放行又昔年湖北自强學堂之俄文教習波里君外子昔所延訂過於哈爲言滿驛關例專事搜索日本製雖纖毫必收沒云今見此關之嚴果無異海參崴予等從日本來豈無一二品日本製今得放行非得彼政府電託不獲此雖然俄例無事不可以賄通久蒙各國之認許者矣。

切符之價先納坐席如一等位若干再納急行再納寢台夫坐席之外再加寢台猶可言也爲坐者不必定寢也然長行已斷無不寢之理矣若急行之加價不可解豈同此一車納急行價與不納急行價其到着不同乎此次予等託一庶務長代購切符此庶務長之職日本列車所無英法德等國車行極遠不過一二日亦未必有此不知美洲長鐵道有此職否車行後繳納餘費外子謂差百餘盧然語言不通無從詢問姑向此國人談及此人允爲代詢經五六時間彼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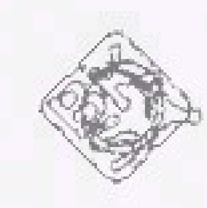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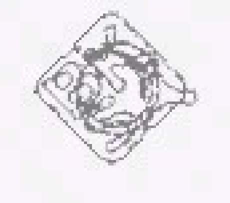
所產之百餘盧繳回。此老年人非是哈驛之十五盧有心濛混。蓋俄人算術本拙。又各種貨價。分合糾紛。更與他各貨價。牽涉致誤耳。聞外子云。昔年馳驅於歐西各國之郊。凡越一國境。則風尙景物。頓然改易。即比與法。種族同。語言同。而風尙景物。仍不相同。何也。既已各自成國。即各有其政其教之區民於不同也。乃予今日出滿境入俄境。不見所謂不同也。車驛之結構。車道之管理。車員役之服裝。人種。無不同也。教堂尖矗。（俄例每村落必有數教堂。堂必有尖。金銀色燦爛耀目。）水塔高峙。（俄例每車驛必建塔儲水。蓋沙漠乏水。冬令水冰。皆宜先備。）無不同也。所微不同者。滿境上不十里必建屋駐哥薩克兵。車經過。則出二三人負銃向車立。不知何意。夜行望燈光疏落如星。皆兵房也。而一入俄境。此兵遂少。蓋其疑信不同也。中國婦女。閉籠一室。本不知有國。予從日本來。習聞彼婦女每以國民自任。且以爲國本鞏固。尤關婦女。予亦不禁勃然發愛國心。故於經

越國界、不勝慨乎言之、

十八日（陽五月十四）午前四時抵契丹司基驛、此爲國境西綫與後貝加綫之分岐驛。後貝加綫又東北至斯特列田斯克止、此驛駐車卅分時。凡驛有岐路者、駐車必稍久、考日本記載。每謂分岐驛名開伊多羅甫、今此契丹驛、其即開驛之改名歟、抑另一地乎、不可知矣。總之俄術在淆人耳目耳、

又百七俄里至赤塔、此爲後貝加省著名之市。屋宇整齊、非復滿洲路上草創景象。聞此地有巨商以造釀致富、本波蘭志士被追放者、歷萬辛自營生計、頗得衆心、昔雖致富、而尚被種種苛例、近今俄於西伯利漸漸視同域內、不欲含怨者之譏於是地、故追放數年減一年、而待向所追放者亦寬一層云、殘月掛林、遠山戴雪、憑窗窺望、哀彼波蘭遺黎





此一帶雅布魯諸山脈爲西伯利鐵道拔海最高處凡三千五百英尺較興安嶺僅減低百尺然興安昇降陡峻非穿隧不可雅魯迤邐上下可沿坡而行雖然究以昂度太高故每一輛之八輪汽車僅可帶廿三輛之貨車不如滿洲道上之可帶四十輛也遍山彌野皆屬森林林皆針葉樹無濶葉樹地無積穢時見野燒痕其廣數里

東驛左右每見蒙古人三五群聚袖手徘徊一若甚無事者然頭戴皮帽略如故鄉村兒之狗頭帽及紈袴子弟之拉虎帽頂綴紅纓腰束絲縧右袵大袖皆廣緣如村婦衣衣獸皮不加布即以皮之革爲表注目列車口嚼食物聽此種人不但不能自立幷不堪作奴僕予謂亦坐不施教育之故又悟衣之左右各袵一大一小乃蒙古風前此固如日本和服兩袵大小維均也

烏的河畔有驛名希洛略者或曰此眞成吉思汗誕生地下車散步

鐵道在兩山之間。滿山翠柏。居民不少。景物亦佳。山間平地。窄者里餘。寬者一二十里。山下大溪。即烏的河。忽洒爲數渠。忽合爲一流。其地果靈。聞居民事耕。所產小麥大麥葱蒜等。兼畜牛羊。其生活之度雖低。猶勝於滿洲道上之成吉思汗驛。

十九日（陽五月十五）黎明。知將過色楞格河橋。特起觀之。四山環抱。殘月鏡波。予幼時喜讀二百數十年前察北戰爭諸記載。其誇耀武功。雖未足盡信。然猶想見色楞格河上。鐵騎胡笳之聲。與水澌冰觸之聲相應答。今則易爲汽笛輪軸之聲。自不免興今昔之感。然人烟較昔爲聚。地力較昔爲任。則又覩今而歎昔。凡政敎不及之地。每爲國力膨脹者施其勢力。亦優勝劣敗之定理然也。

天明。漸漸從山缺樹隙。望見水光。知爲世界著名之第一大淡水湖。所謂貝加爾湖者矣（中國舊籍或稱白海元代或稱爲翰海）自過上烏的斯克。濃樹連

山風景秀麗殆遜蜀道、而此夷彼險。但有怡悅。無有恐怖。因想蘇武牧羊之日、（武牧羊於北海海即貝加爾湖）雖卓節嚙雪、困於苦寒、而亦夫婦父子。以永歲月。亦未始非一種幽景靜趣。有以養其天和也。旅行記程以及日本各記載、皆以梅索瓦驛爲湖畔換渡之所。今日車至梅驛不渡。又二驛始駐車、豈所謂貝加爾回岸綫者已引長至此歟。此車本來自旅順。經過哈爾賓而止於湖畔者也。予等將與此車別、庶務長頗殷勤。送予等渡湖。登久聞之所謂碎冰船者（船凡二只予等所登者名貝加爾）併代索船室鑰。開室俾予等安坐。因贈以外予昔年巴黎歸來之精製指南針、蓋悟與俄人交涉。必處處有贈物也。船爲英製、長二百九十尺。噸數四千二百除船底一層外、其平岸一層、船腹有軌、船軌與路軌湊合銜接。汽車即循軌入船、船可容車二十七輛、載之以渡、渡車以貨車爲尤便、蓋省上下搬運之勞費若客車則換乘爲便、不必定載原

車以渡也予等所乘之急行車本不帶貨車故未見其載車其上一層爲大食堂兩傍爲乘客休息房。其後爲二等位之食堂及休息房。亦宏敞船身寬博迴異尋常甲板上爲游眺所烟突凡四凴舷一望。極目千里湖南北千二十華里東西百五十華里環湖盡山峭立四周無一隙之缺蒼樹白雪錯映眼簾時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湖面拔海凡千五百六十英尺排冰行舟彷彿在極大白色平原上不知其爲水也別有天地何幸見之或謂此世界上水最清澈之湖惜今日之見冰不見水也然吾江浙間之太湖上受天目諸水如貝加爾之上受色楞格水下洩吳淞等江如貝爾加之下洩昂喝拉江雖大小什一亦復極目無際水清澈底貝加爾水之淡而不鹹以水流洩故而皚皚白冰非所見也故此渡極樂至船之所以碎冰初非以衝力撞冰也。故船首不銳乃船機吸此冰下之水冰無論如何厚其四五尺下必水以噴出舷外。冰無水相承自以重力不均平而致裂更助以船之推力推開此既

裂之冰而船進矣故湖中之冰雖堅可碎而湖邊之冰轉以水淺而船力所不及。舟行二時許（他人渡湖每日須四時許或是從海驛而渡故路遠）達西岸（聞湖有一種奇魚長一五六寸頭部之長占全身三分之一眼大非常且能飛魚雖小能潛於二千尺以外水底而不畏其重壓惟出水見日光乃斃）此湖多疾風迷霧故冰渡尤穩（蒙古音謂此湖曰達登淖爾達登者含神奇意與富有意）

將抵西岸。乘客紛紛爭先一如中國長江輪船狀態據云恐彼處車位不足。且或竟不得坐位外子笑之。謂當不至此遂從容步至車側見一等車一輛。欲登則車僕以美國人專賃對。又一等車一輛。則坐位已滿。始信爭先者爲洞知俄情者也。外子率予等徘徊車側猶盼有續來鉤結之車乃距車行不過十分鐘。而寂然不聞彼送予等渡湖之庶務長旁皇不安左右奔馳商於此驛之長驛長聳肩張掌。反覆與說竟無效。此庶務長將歸湖東急急爲予等提手荷物置食堂中。邀予等在此食堂坐待以爲行二時許至伊爾庫次克大驛。必有

車來鉤結。備予等坐位。乃此至伊驛。仍復寂然。非但予等無坐位。更有從伊驛登車之二德國客。亦無坐位。二等位同行學生五人。亦無坐位。幸漢口俄領事之書記生夫婦。於伊驛下車。讓出二等一室。招學生速借奈俄頭間。已被一人借去一位。僅餘三位。此人後仍讓出於是三學生姑居此室。仍餘二學生無着。正紛擾時。一德國老婦人通華語。憤予等之不得坐位。代爲爭論。此人巴君亦助辨。衆議四時之久。始勉騰二等位者一室。予偕外子及所携二女子。皆不得已擠入此二等室中。已倦極矣。俄人動輒自誇優待華人。爲他國所不及。今果見其優待如此。至售出切符若干枚。與車室若干坐位。不相符合。亦惟俄人之經理周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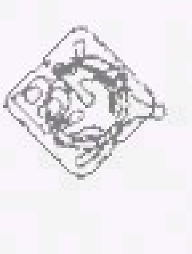
車過伊爾庫次克。予因車室未定。且怨聲盈耳。怒容滿座。故無心縱觀。有銀行人携三百盧布來。請外子簽字領受。蓋李君耕甫。恐川資

不數。電滙此三百盧來也又森堡使館來電知使者託陸君子興親赴莫斯科相迓陸君爲外子十二年前好友更忻慰。

予昔年初習日本文時曾試譯福島安正君（今少將）單騎遠征錄。（少將任中佐時一人策馬於俄及滿蒙之境者再閱寒暑所傳日記曰單騎遠征錄）中有叙伊爾庫次克一段錄存如左雖爲壬辰癸巳間事亦可參知大略。

伊爾庫次克瀕昂噶拉河右岸人口大約四萬七千位西伯利之中心亦第一都會地。觀光察勢。無如此地故留馬十日得巡覽哥薩克騎兵預備步兵大隊營專門器械學校陸軍病院候補士官學校小學校博物館等。

此地駐屯騎兵僅哥薩克一中隊耳時已嚴寒道路冰結不便騎兵之運動蒙參謀部長之厚意召集於參謀部門前演習集運動相邀觀覽路冰結滑甚易蹶而馳驟頗熟練



步兵大隊以五中隊編成。兵員千二百人。（按今已大異）器械學校。以九年卒業。生徒二百許。爲學術應用之組織。校內有敎場。有工場。一面爲研究學術。一面爲練習實業。其所製造之機械器具。皆堅牢而價低廉。故民間定購者不少。蓋此地必要之學校。陸軍病院。時有患者百許。院內有看病夫學校。生徒六十人。三年卒業。六年服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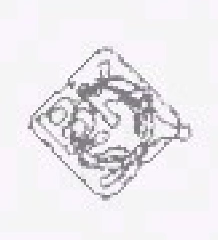
候補士官學校。爲養成步兵大隊騎兵聯隊士官候補者之所。現步兵科二十人。騎兵科九人。二年卒業。以見習士官歸本隊。而待士官缺出之採用。（按此大概如各國通例）

小學校凡十五。縱覽其一。此校皆本金。悉由豪商集成。故不收生徒之授業料。石造層樓甚宏壯。百事整頓。講堂上揭集金者之肖像以垂不朽。

博物館亦稱西伯利第一建築壯麗樓上所藏書籍中中國書多又藏各國關於地學之雜誌等樓下則西伯利古代之器物及鑛物植物動物蒐集陳列又古今之貨幣其少少外國品亦頗可觀就中最可注意者鑛物西伯利所採掘之金當一八九〇年凡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封度翌年六萬五百五十七封度蓋伊爾庫次克後貝加爾黑龍江三省金坑極富今交通未開機械未全而所獲既如此一朝大鐵道通機械工夫運搬便利其採獲殆不可測

當時鐵路未成所經營者已如此近今二三年來必有進步昨冬有旅行者經此觀察所得雖未詳細亦錄如左

伊地建築十九皆木惟總督官舍、博物館、劇場、（土木之費凡二十餘萬盧）教堂、商業學校等爲石造道路則不石不木塵芥沒踝所最經營者教



育與慈善事業。全都大小教育處。凡四十餘所。有宗教、商業、工業、鑛山、女學、兵學、醫學、幼年學、爲儲武學材者七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爲止觀其教法亦頗認眞飯時游客至即邀共餐茶一杯肉兩片麪包而已食前後生徒起立對耶蘇像高唱讚美歌蓋假人於教育上處處帶宗教性質不但孩童也於武學尤甚人之賢否課之高下無不以宗教之信仰分數爲定孤兒院、小學校等關於慈善者。又有非人兒童之收容所、貧民院、無宿者之宿泊所、惡童懲教所。餘如學術協會。亦所注意。而尤重地學會。博物館即附屬於此會工商業尚未臻盛。本來人口稀少。因金坑多。四方招集勞動。於製造業未暇及也。製造品多來自歐俄。農業畜牧。亦未足以養當地之民。故畜類多來自托穆司克及斜米帕拉庭司克。或來自蒙古。價格之貴。職是之故。伊地有名之大監獄。所謂西伯利監獄者。無人記載。待遇囚徒之殘忍。舉世無雙。不忍卒讀。而據當局者言。則曰待遇之親切。無異父兄之待子弟。其信然耶。但願所言不謬。當地風尚不靖。殺人放

火。習爲常事。無論田舍與市內。夜間人人警戒。不敢外出。蓋從歐俄放逐來者。種類繁多。有剝奪公權之强制移住民。有並奪公私權之定期追放民。有因行政處分而被追放者。獷奴惡漢。豪傑志士。均不少。近七十二年間。約有五十萬人。當時爲助西伯利之開拓而放逐此種人。然而怨毒在人。於今日行政上。未必便利。

自上烏的斯克以西。伊爾庫次克以東。凡貝加湖南岸一帶地逼近我恰克圖地方。爲二百年久通之商路。故每遇出境華人。（蒙古人亦不少）所謂商者。除茶與織物外。無他物。然茶利盡歸俄商。華人不過小販而已。織物銷售不多。齊晋產而已。若江浙間織物。非所好也。

二十日（陽五月十六）凌晨寒甚。車室中八十度之寒暖計（俄國通用）僅九暖度。其冷過如此。亟命車僕燃薪取溫。至食堂早茶。知學生夏君與二德國人。昨夜均臥食堂。且無榻。寒甚。二德人方怒形於色。彼蓋二等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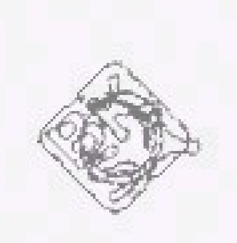
而無室可容者也。予等一等客四人。既居二等室。而二等客遂無室可容。彼滿洲道上。俄武官概不出賃費。佔居一等位。而乘客之有位無位在所不計者。蓋本為兵路非商路耳。若西伯利路。亦豈盡供兵用。無藉商利乎。今日始見耕地。又勝滿洲一層。

廿一日（陽五月十七）黎明抵堪斯克。亦繁盛地。惜未起觀。又八驛至沃林斯喀雅驛。駐車不行。聞因前途橋斷待修之故。此亦大驛。下車散步。距市遠。無所見。（西伯利路車驛照例距市遠）惟見一四無垣衛之木屋。中列極粗木長几數十。几旁各列極粗木長凳一。几一凳相配列。地污穢甚。同行學生曰。此酷似中國之學政試士院。蓋鄉僻之茶市也。材中婦孺聚道旁。蠢蠢然向列車睇望。口嚼葵子。駐車歷九時之久。頗生厭此長鐵道本單軌。又路工不鞏固。此等事固所恆有。然以路工而論。西伯利路究勝於滿洲路。滿路專為據地用兵起見。於工於商於農。皆

非所顧中國人不知以為自有此路而商務必有變動者非知俄情者也。

當地之正午在森堡為午前七時四十四分蓋相差二百五十六分。而經度六十四度也（經度相距一度時間相差四分）予等此行自海參崴至森堡經度相距九十六度半故時間相差三百八十六分。車中頃刻不同故不能確知為何時也。今日駐車久感時間之不易計算記所經大驛之時間相差如左。

森堡正午	
莫斯科	午后零時三十分
薩馬拉	一時十九分
烏發	一時四十二分
米雅司（烏拉嶺頂）	二時一分
車里雅賓	二時四分



鄂穆司克　二時五十二分

鄂畢　三時三十分

伊爾庫次克　四時五十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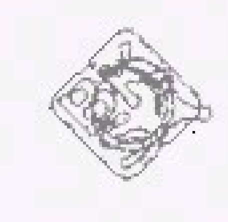
梅索瓦　五時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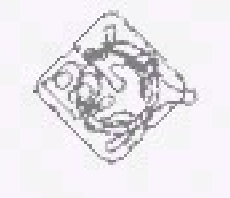
赤塔　五時二十九分

哈爾賓　六時十八分

海參崴　六時四十六分

車行既速。於時間差異。關係極鉅。在戰時用車。尤貴精算。譬如東驛西驛相距七百里。姑以中國舊說命之曰經度相距三度半車行速率。以一時七十里計。速率大概則歷十時而達。今東西驛各於正午發車。速率無稍異。而東車抵西驛時。爲午后九時四十六分。西車抵東驛時。爲午后十時十四分。非車有遲速。乃午綫不同也。聞德意志以國境東西相差三十餘





度。車行時間。易滑頭腦。於戰事尤非便。故於甲午陽三月三十一日之夜半。改全國用一律無殊之正午。惟與種種政令相關。改易非易。先事商議。凡歷十年云。

烏蘇里綫及滿洲綫之車。食事均用俄例。每日一度（俄人往往每日一餐）此車用各國通例。每日二度。（早茶不計）早餐價七十五戈。晚餐價一盧。加茶等。大約每人每日三盧。長車無事。食時爲樂。然食堂坐位。極多不能過二十人。而乘客幾倍。故掌食者必豫向乘客商定食時。二度之食事。必四次方畢。又此車有浴室。每人價二盧。而水濁遜黃河。雖然。究勝不浴。亦增愉快。

晡抵克喇斯諾雅爾斯克驛。驛瀕葉尼塞河。河爲西伯利四大水之一。橋長三千十七英尺。尤冠四橋。地繁盛。教堂尖矗滿目。停車場亦壯麗。一望芳艸如茵。遠山添黛。彼狀塞外者。動輒以衰艸平沙等字

者。蹤跡僅在漠南北一帶。初未逾杭愛山唐努山薩彦山而更北。故不知緯度五十五六之間。尚有宜耕宜牧之沃土耳。今日多見濶葉樹。凡地有濶葉樹者宜耕。

綫路穿過森林。溯開築時。非法焉刊。即法益焚。然用焚尤易於用刊。故燒跡滿目。惟一事最奇。現今列車日日通過。而綫路左右數里。尚有數抱大樹。火焚不熄者。對非數日不能焚一樹。將謂人力所爲歟。四曠荒寂。何人勞力出此愚策。將謂車過噴火所兆歟。一星之火。何能焚此大樹。且距綫路遠者。又何說乎。不可思議。惟火光熊熊。如列庭燎。頗悅目耳。

車行。掌車者告已添車一輛。勸予等分室。惟仍是二等車。在彼極爲無理。然四人分二室。究便。遂允之。於是予等四人占二室外。夏沈二學生亦得一室。二德人亦得一室。又一等乘客之駐長崎英領事。亦

得一室。領事善東語。且通東文。鄰室相近知予能東語。願相見。遂略談。彼亦怨車甚。問外子曰。君爲政府人乎。謂俄人爲好友乎。外子答曰我非政府人。彼笑曰。然則君必知俄人者也。

廿二日陽五月十八晨過阿臣斯克。下車就食於車塲。俄路惟食物最備。塲中間有售宗教書者。而從未見售新聞紙者。蓋俄本罕施小學教育。故識字人少。不能讀新聞紙。且政府對報館禁令苛細。不使載開民智語。不使載國際交涉語。以及種種禁載。執筆者既左顧右忌。無從着筆。閱者又以所載盡無精彩而生厭。故新聞紙斷不能發達。此政府所便。而非社會之利也。

此驛見一華人負囊登車。求售絹物。詢係山東人。所售即山東所織俄於他國人入境之禁綦嚴。且課稅重重。此小販人所獲幾何。而不遠萬里。作此營生。想見吾民生計之艱。聞一路至森堡。此等亦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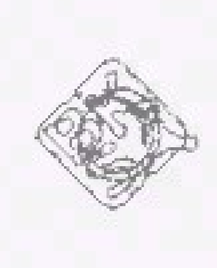
數百名。間被殺死。且或加以有疫之名而虐死之。死後彼官以一紙空言。達彼內部。轉達外部。而告於我使館。我使館本不知此等人姓名來由踪跡。亦遂置之。其不告我使館。并不達彼內外部者無論矣。雖然。視滿洲境上。哥薩克之時時殺人。而上官方奬勵之者。仁厚多矣。無怪俄官之動稱國政仁厚也。譬如水旱偏災。發帑移粟。乃行政者分內事。而在俄國。則必曰此朝廷加惠窮黎。此朝廷拯念民生。一若百姓必應受種種損害。稍或不然。便是國政仁厚。此俄之所以異於文明國也。

午抵瑪里音斯克驛。見積石炭不少。先是汽機燃料用薪。蓋東方材木多也。至是始用石炭。午后抵台唔驛。此驛有枝路通托穆司克爲西伯利綫唯一之枝綫下車飲茶。夙聞俄國盡力於西伯利移民事。以台唔左右爲最樞要地。今在此。果見數十輛之移民列車。車外標可容若干人。細察所載民數必逾於所標額數而

不顧坐臥之足數與否空氣之足發與否則俄官任車不實通病車中設一煖爐。無窗無榻。極似載貨之車。老幼男婦數十人。挨擠其中。若羊豕然。然歲歲遷民。近一年遷數逹二十萬愈遷愈東。此驛遷民並未下車必有吏東之行彼輩相威特。巡回東清。其覆命之書。籌於後貝加爾以東。廣拓遷政。誠爲要圖。後貝加爾以東者蒲湖之謂也千里廣土。百餘年國禁不許開墾之未關精華。安得令強鄰不艷羨。

此處有市礦石處。蓋附近所產。以二十戈布一個吹盤。質類中國所謂瑪瑙者。夜半過鄂必河。自此又入西西伯利綫。惜未起觀。鄂必亦四大河之一。鄂必以東富獸皮。野獸極多鄂必以西富穀類。此西伯利二大富源。

閱各種記載。知此一帶多追放人列車。鐵柵環車。鐵索縛身。兵卒肩銃持刀立車外。作種種可怖狀。凡追放者。固多因對壓制政府施反抗而被罪。亦多陰險之爲。陷於不幸者。追放併及妻子。往往從車窗



日送西行客而流涙。言之可憫。予等幸未遇。

廿三日（陽五月十九）晨起見沮澤滿野。樹根轍跡。半沒水中。此額爾齊斯河附近泛溢之水。亦有名沼澤最多盈涸無常之地。（即遼布遜淖爾左近今入俄境）過此。又爲有名之千里平原。一無所見之地。（地爲有名穀倉農作頗勤他）曠野風靡時立。予爲初見。

今日爲俄令節日。處處懸旗。節有大小。（大節懸旗）而爲學堂休暇工作輟業則同。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中。令節居四分之一。加以暑休（大約九十日）寒休（列氏零下十五度外）則學生功課。幾不足五分之三。故一俄教育家之言曰。若欲使俄國學生。與他國學生受同等之教育。非比他國學生加二年之學期不可。誠哉是言。

午后過鄂穆司克驛。亦西伯利大都市。市瀕額爾齊斯河。昔讀新疆識略。知此河近傍。戰績不少。下車瞻眺。不勝感慨。

予等所乘之車。因續添。故無僕人。盥室無涓滴之水。W C 汗穢不堪。臥室中塵灰飛積。無人顧問。猶曰倉猝續添。未及增僕也。乃入夜鍵兩端之門。清晨不啓。予等四人。及二學生二總人一英人（即長崎一領事）美國婦人。盡被閉此車中。欲呼無從。欲出不能。飢不得食。寒不得火。猶曰可忍耐也。倘遇不測之災。則此十人者。不將坐死車中乎。俄人之優待如此。回憶西京伊勢二船上。何等親切。今履此危境。不免因今日一行之受害。而念及他日故國之受害。憤懼無已。外予命學生切告車掌。始允不鍵。

廿四日（陽五月二十）睡未醒。忽駐車不進。左右皆車。一無所見。但望停車塲壁上題字。知爲坏乃科甫驛耳。（距鄂穆司克三百六十唯）歷六時之久。始復進。不數里。又駐於曠野。下車前望。知有來車出軌。故相待。久之又進。見右側軌下千百枕木纍疊。以補路基。小橋坡倒。亦纍枕木以承車。勉

可緩進。工人百餘。集猶未散。乃識駐車之故。

昨日以來。無驛不見移民車。昨午以后。始不見積雪。鄂穆司克以西。平原大陸。變爲波形起伏。河流有舟供渡。浮鴨知春。略見江南風景。車驛廊下。積新犂不少。蓋移民所用。

薄暮過車里雅賓斯克驛。此爲烏拉嶺東麓。此爲西伯利鐵道西端最終點。（過此即入烏拉嶺越綫）停車場石建廣麗。爲西伯利綫之冠。下車散步。頗思購烏拉鐵礦製成之細工物。以爲紀念。（久聞烏拉嶺上多細工金品）乃列肆已閉門。僅購二粗品。先聞此驛旁有極大移民廠一所。可容二千五百人。屋宇粗拙。旁有病院。容七十人。教堂食堂浴室洗濯所等備。十年以來。曾容六十萬人之過境。他驛旁亦有此等廠。但不如此驛之大。極擬往觀。亦以日暮不果。

廿五日（陽五月廿一）向例過烏拉嶺巔。必在晝間。此次兩次遇險。遲至夜

間。盛傳之歐亞分界石碑。竟不得見。聞碑爲竪立三角塔形圍繞鐵欄一面書亞細亞一面書歐羅巴一八四五年立當道光乙巳經過米雅司驛。時尙昏暗莫辨。僅從隱約中。望見松影蒙密。下聽軌間溪流潺湲而已。予生四十六年。今日始由亞入歐。雖然。福島安正君之言曰。渾然一大地。何歐亞之有。況橫目縱鼻靈心性。固無軒輊。所異者語言面色而已。誠然。自過兹拉特驛。由環水抱頓入佳境。巉巖林立。人烟稠密。自此行二百十二俄里。皆山水勝處尤以自維棠代耶驛至烏斯喀塔夫驛三十里間。忽曲折。忽開朗。傍流倚山。聽松看花。尤爲佳絕。視日本之國府津箱根間。有過之無不及。午后過烏發驛。濶葉樹怒張。蛙聲盈耳。又是一番景象。兩傍多耕作。

此一帶石油夥積。先是汽車燃料。十八用薪。其二用石炭。至此更兼用石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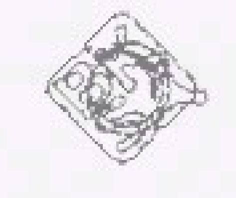
廿六日陽五月廿二 今日車行。紆廻於薩馬拉河倭爾噶河之間。倭爲入裏海之大川。汽船爲有名淺水船。偶望見之。明輪在船尾。憶在漢口曾見一上駛宜昌之汽船亦如之。河產一種魚。卵子極肥。爲俄人供饌珍品。予偕外子至停車就食。果極腴美。或鹽漬致遠。亦爲各國所珍。究不如蠡者之尤美矣。

河流瀰漫。長隄斷續。舟楫魚簖。一切景物。極似江南。令人左顧右盼。目不暇給。倭爾噶河濱之薩馬拉驛。爲有名之分岐大驛。西兩路均通莫斯科。南一路漸引漸長。將出彼之斜米帕拉庭斯克。（或譯曰七河省）而入我新疆北路者。與其裏海東岸一路。已引長至安集延。而晌將入我新疆南路者。正如巨蟹右螯之雙鋏。而營口已成之路。與張家口必造之路。又如巨蟹左螯之雙鋏。向我北京云。

廿七日陽五月廿三 一路繁盛。午前九時過都拉驛。屋宇整齊。草木暢茂。

午后二時抵莫斯科舊都。外子之友陸君子興。遠自森堡來。逆於車側。外子一見忻然。蓋相別已十有一年。車場宏麗。此爲長鐵路之終驛。無論再向何地何國。必換車矣。予等所購切符雖至森堡。然所謂寢台賃者所謂急行賃者。至此驛而止。陸君以爲予等即於今晚換車向森堡。故已屬驛長就車場中借闢一室。爲予等待時之用。外子於莫斯科爲舊游地。然欲予等一覽舊都景氣。故決意就旅館留宿。作二日之游。遂由陸君導至一館名斯拉夫。俄人指斯拉夫種族。即以種名名旅館也。陸君又向驛長言伊爾庫次克以西。以一等價而坐二等室爲不公。彼唯唯而已。俄人不欲內外上下之情通。故不重行政訴訟法。

論人民進化之理。由草昧而臻於文明。大率分五順序。最初除避飢寒外無生活。遇水而漁。涉山而獵。食肉寢皮而已。所謂狩漁時代。久



知野獲者之不足恆恃也。於是牧飼家畜爲食。所謂畜收時代。久知徙逐無定之不足以爲恆產也。衣食之外。兼謀居處。血肉之外。兼嗜植物。於是耕作土地事起。所謂農業時代。久知各恃其餘粟餘布之不便通有無也。於是組織交通信用之機關。爲有無互濟之媒介。所謂商業時代矣。此時彼此相通。智巧愈進。而嗜好亦愈繁。於是各出智巧以精製造。各精製造以投人嗜好。更進而爲工業時代。此五時代各有順序。初非一躍可超。而其程度之遲速。則在民智之高下。與教育之有無。顧此乃上下千年之談。而非縱橫萬里之談。不意予於三十日中二萬里間親見之。自海參崴穿山而西。入寧古塔之境此三百年發祥地。舊史所謂林木中百姓所謂打牲烏拉者。流風尚存。非所謂狩漁時代乎。更西出蒙古之境。經陰山之北。沃土未耕。而牛羊駝馬。得極蕃息。非所謂畜收時代乎。更西入西伯利之西境。民風

什賀。而富號穀倉。非所謂農業時代乎。（其麥歲輸德奧等國）至越烏拉嶺而歷莫斯科。交通便。闤闠盛。雖工業不聞於世界。而已駸駸乎躋商業時代矣。安得再道德法英美諸邦。一觀所謂工業時代乎。

庚子巴黎之萬國博覽會。有所謂亞細亞俄國出品館者。中設西伯利鐵道列車。其入口處。模擬莫斯科之停車場。購劵入場。備觀列車之寢臺、食堂、讀書、運動、游技、休息、通信、祈禱、澡浴、醫療、寫眞暗室（搭乘客途中洗寫眞片所）等。觀畢出口。則豁然模擬北京之停車場。示一車直達之意。俄耶中國耶。不可思議。此異邦人所記載。而本國駐覽者不一言及也。予初謂列車必如此周備。今親見者。烏有所謂讀書運動游技休息通信醫療暗室者耶。但見食堂之隅。懸偶像爲祈禱所耳。

廿八日（陽五月廿四）晨聞教堂鐘聲如遠雷如聚蜂。相傳此處教堂銳頂萬數。東教教堂。其式樣不但與新教異。并與舊教異。滿洲綫上。數巳

百十。屢見之矣。日本東京有東教教堂一所乃維新前所建至今追悔失策指日痛懲俄意務欲使人迷信宗教。則一切社會不發達。與蒙政治上之壓迫損害、悉悉接於天神之不佑。而不復生行政訴願行政致民之思想。頗見效驗。

游博物院。外子曰。此院宗旨。在考其國歷史、而風俗次之。故無外國物。亦無天生物。又以教立國。故所藏以教事教物爲多。

游畫院。所懸萬幅。油畫水畫鉛畫。皆備、其繪光之技、尤不可思議。光肖則無筆不肖。且能因光肖聲。雨風泉石。及人物形神、莫不如聞其聲。至繪聲而技絕矣。此爲日本所未及見。

游育嬰院。宏大擬王居。平樓五重、複道濶尋丈。勝於上海城外里巷。每一廣室。略如中國仕官家之大五開間而不隔斷。每室棲五十兒。一媼乳二兒。牀榻衾褥。純白取潔、治療洗濯飲食、無事不注意、凡在院者千六百餘兒。其寄育於外。以及出貲即令親母乳兒者不計。院

中女執事百數。皆本由在院之嬰長成。不能不歎其有效。未至收嬰所。據云每日必收廿二三乃至廿八九嬰。收法。先去嬰之舊衣。裹以軟衾。置盤中。權其重量。復以軟邁當（尺名）度其胸圍頭圍身長。又以驗肺之寒暖計。測其有病與否。一一詳記。并記其姓名住址生月日。（無姓名者記送來人之姓名住址）畢。命任乳之媼抱歸乳室。事務秩然。院中除下男門役外皆婦女。主院老婦導觀周指畢。出册請注姓名。并書前未有中國婦人來此者。予不諳西文。爲書漢文數語。又捐附十盧布而出。就食肆名莫斯科者晚餐。曰此肆僕役服裝尚仍舊式。故往一觀。肆存三椅三刀匕及三人用之食皿。云是昔年今俄皇加冕時。曾就此肆一餐。（一太后用二君后用）故留此紀念。

夜。陸子興邀往花園觀劇。此俄夏令景象。人獸遞演。種種解頤。

廿九日（陽五月廿五）昨日既驪車一覽大概。今日更步行一覽。此間環王

居作城垣形。昔外子從莫斯科携歸銀畫一幅。正是此城。今幸親見。先至大教堂。即歷代君后加冕處。四周黑暗處。皆教士骸棺。正中座下黑木長數寸者。云是耶蘇受釘之木。出當入舊宮。一廣室正中玻璃立櫥。中懸其君后及太后當加冕式時所服之銀鼠氅鑽寶冠敎杖等。外子云。昔年即懸其父加冕式時氅冠杖等。（阿列克三特第三）今景移而物亦換矣。室中所列萬品。多其歷代君后遺物。無非鑽寶珍奇與宗教所關之品。又歷代各國贈與之品。珍貴炫耀。中有鞍轡一具。云是一七八九年中國所贈。工固華產。非不精細。但較各國所贈。不免相形見絀。且既爲帝室饋贈。而中國記載。不聞此事。何也。又一銀製杯。已毀損。爲其先帝阿列克三特第三被弒不中時留遺物。

歷觀各種勛章殿。俄制有一種勛章。即建一殿頂及四壁。無非繪刻此種勛章之式飾。及曾受此勛章者之姓名。更觀其餐殿。寢殿。讀書

殿、梳沐殿、珊瑚殿、延見男女賓客殿。俄雖專制然待臣下猶用客禮其坐其餐不事跪拜一柱一門一地板一用具一綺幅。種種奇富。不可名狀。先聞各國宮殿。推俄爲第一宏富。外子云。誠然。及觀其先帝大彼得手製靴。碩大無朋。而製作堅朴。又其所卧牀褥亦樸陋。可見彼邦崇尚奢侈。乃在大彼得以後。

又有密樓。曲折而登。爲皇帝與三大教長密議機事處。三教長一莫斯科二綫耶前三森堡小梯危樓。務求曲密。想見當日無政之非教。又一室寢牀帳褥。皆中國織品。聞拏破侖入莫斯科時。曾寢其中云。出宮循城。望九十年前拏破侖統兵攻入處。煙雲蒼茫而已。

盛傳莫斯科之王鐘王砲。今皆親見。砲形直大如筒。古代舊式。了無足異。鐘已碎缺。日本記載至重量八千六百貫目缺片在地。缺處可容人入。爲拏破侖敗退後俄人紀念之作。周圍文字。非今俄文。乃舊日斯拉夫文字

也。

游所謂帕薩時者。彷彿日本之勸工場。而富麗過之。列屋數百。悉悉層樓。縱橫街衢十數。悉覆玻璃。珍異日用。畢陳待售。惜不見教育用品出售耳。

繪印端書（即明信片）千百種待售。購一托爾斯托肖像。托爲俄國大名小說家。名震歐美。一度病氣。歐美電詢起居者日以百數。其見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說。多曲肖各種社會情狀。最足開啓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嚴。其行於俄境者。乃尋常筆墨。而精撰則行於外國。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極酷。剝其公權。擯於教外（擯教爲人生莫大暴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國欽重。且但有筆墨而無實事。故雖恨之入骨。不敢殺也。曾受芬蘭人之苦訴。欲逃無資。托憫之。鎮日夜力撰一小說。售其版權。得十萬盧布。盡畀芬蘭人之欲逃者。藉貲入美洲。其豪如此。

芬蘭本瑞典國之一部。百年前俄人滅取之。照例施種種苛例。俄待他種如芬蘭如波蘭如猶太皆有種々不思議之苛例罄竹難書大意無非欲遏民智俾就夷滅安知他日不有四三皇而六五帝者乎芬蘭人心不死。暗行其自治。暗行其教育。且不甘學俄語。不甘行俄幣。不甘遵俄曆。而於俄之苛例。究不能逃也。昔年外子在俄。曾役使芬蘭夫婦二人為僕。亦曾助貲俾往美洲。壬辰年事今聞俄例更嚴。不允給出境憑紙。且設種種苛例。不遵例者不給准婚憑紙。其禁設學校。俄設高等學校亦禁不准入斷其入仕之途。俄官無一芬人在武備尤禁。又強設醫院。選極下等之醫生設院於芬俾收不殺而殺之效無非欲塞其智慧。絕其種嗣。又禁婚嫁不欲留種他土。故禁不使出境。俄廷用心。可謂周密。

回寓晚餐。自伊爾庫次克西來。車上食品。有動物。無菜類。此於衛生不宜。易致腸胃病。滯此二日。得食植物。喜甚。餐畢。部署登車向森堡。八時半赴停車場。九時半行。仍加急行貲。又加坐位貲。據云倘不加

坐位費。竟或不得坐席云。因止一宵，故未加餒台費。宵行無所見。但知爲複軌。（薩馬拉以西始有斷續複軌奔薩以西始眞複軌其先均單軌）又坐立稍穩。不知如鳥發一帶。軌形高下如波。左右不平。或差寸許。此俄技師之能事。他國人所未有也。

三十日（陽五月廿六）此爲世界有名之直綫路。亦爲俄造築最先路。又爲築價最昂路。七時半下車飲茶。（此車無食堂）九時半抵森堡。

此行路費一人之資約四百五十盧布

上海至長崎　船價一等二十四元（二等十八元）

長崎至海參崴　船價一等日幣四十圓（二等廿四圓）

海參崴至交界　車價一等俄幣六盧四十八戈（二等四盧八十九戈）

交界至哈爾賓　廿一盧五十戈（二等十一盧五十戈）

哈爾賓至滿洲里　五十四盧（二等卅三盧七十五戈）

滿洲里至森堡　百一盧二等百十三盧七十戈并急行寢臺

急行　三十七盧廿戈

寢臺　卅一盧四十五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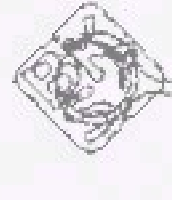
莫斯科至森堡　急行　六盧二等五盧十戈

車行飲食等　百盧

行囊運費

當哈爾賓瀕行時。李緝甫所言。託達爾尼電李賓材續送至伊爾庫次克。迄無其事。想達爾尼必面允緝甫所請。而實未電也。又達爾尼所謂行囊八件二十日可到者。計五十四日乃到。到而開視。則失去外子禮服花衣一實地紗袍套各一。予狐皮禮服一棉袍一厚皮外罩一。計六件。共值價二百盧布。竊物爲俄關恆有事。不足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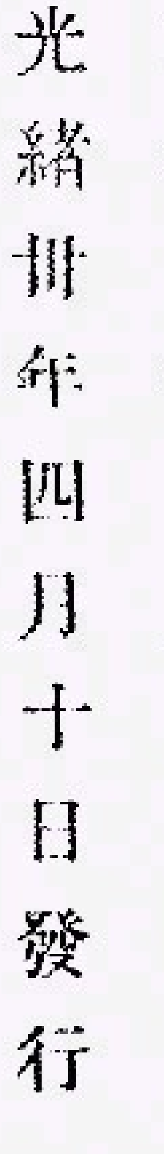
伊爾庫次克以西所納一等車賃而所坐二等位事。往返函詢。無非此推彼諉。陸子興向道路部面陳此事。約如日本遞信省歷年半始送來九十餘盧布。而郵局又扣去三盧餘。



癸卯旅行記 終

癸卯旅行 刊誤校正表

第一頁	第九行	第八字下缺一字
第七頁	第十一行	第二此字其字誤
第十一頁	第三行	第二特字別字悞
第十二頁	第六行	第六逐字遂字誤
第十四頁	第四行	第七字下缺以字
第十九頁	第十行	第二十二驅字駐字誤
第二十三頁	第三行	第十一此字北字誤
第二十九頁	第七行	末多以字
又	第八行	第二字下缺以字
第三十三頁	第四行	第十一於字以字誤
第三十九頁	第五行	第三[illegible]字船字誤
第六十頁	第一行	第十五愷字塏字悞
第六十二頁	第一行	第十九飲字飯字悞
第六十三頁	第八行	第二十二援字緩字 二十五遣字遺字 悞
第六十九頁	第十行	第十五各字右字悞
又	第十一行	第七爾字兩字悞
第八十五頁	第一行	第十八字下缺公字 十九字下多者字
第九十頁	第二行	第五洲字豪字悞
第九十八頁	第一行	第一日字目字悞
第九十九頁	第七行	第十行又字及字悞
第百四頁	第一行	第二十二敗字牧字悞
又	第十二行	第十二敗字牧字悞
第百六頁	第二行	第二十四接字讓字悞
第百七頁	第四行	第二十三字下缺年字
第百十三頁	第七八九行	第十五六 十一十二 首二 爾尼字尼爾悞倒

光緒卅年四月一日印刷
光緒卅年四月十日發行

（定價大洋六角）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國學社
滬上各書坊均寄售
印刷者　日本東京市淺草區新猿屋町二番地　酒井平次郎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淺草區新猿屋町二番地　同文印刷舍


BKS


BKS